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塘集

目録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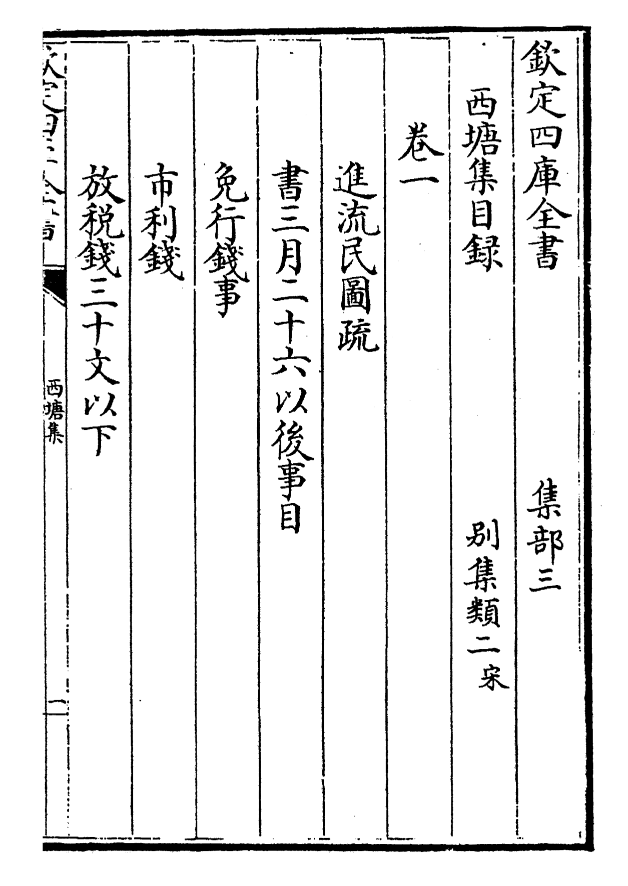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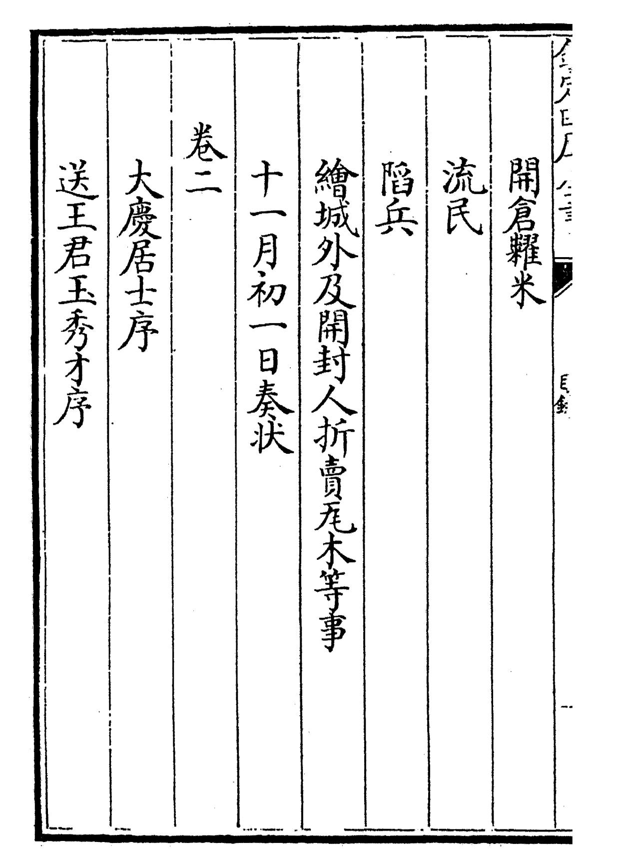
謄録舉人臣李克文



西塘集目録　　別集類二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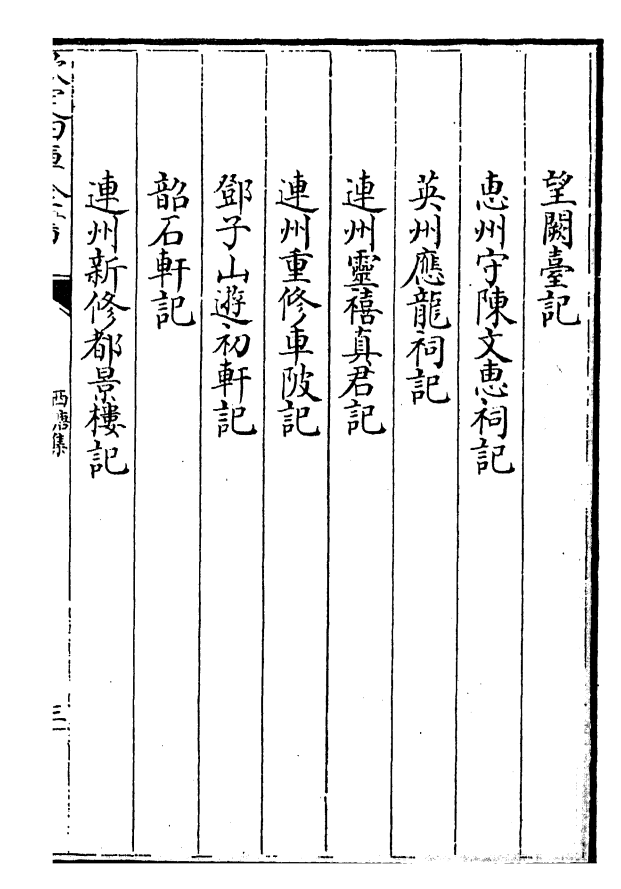
卷一

進流民圖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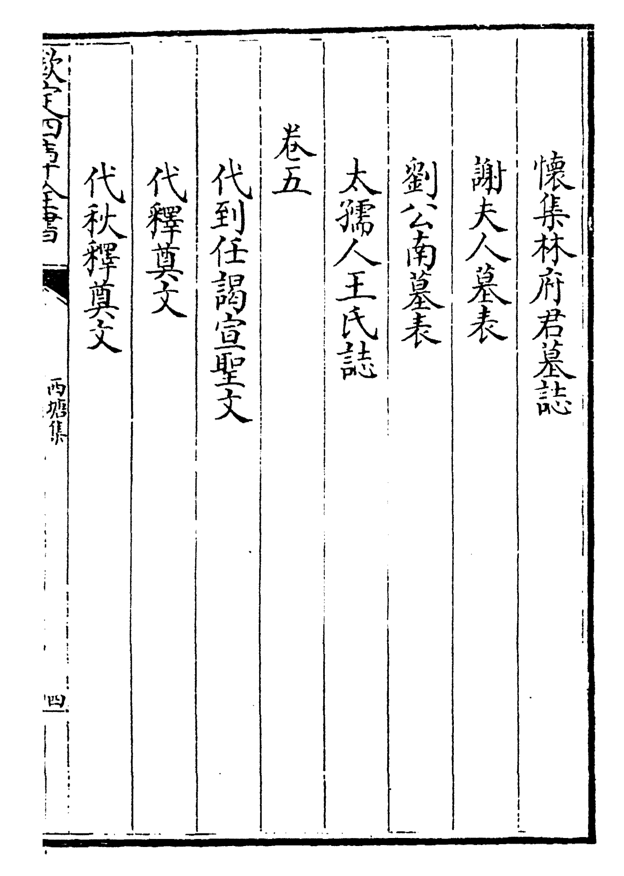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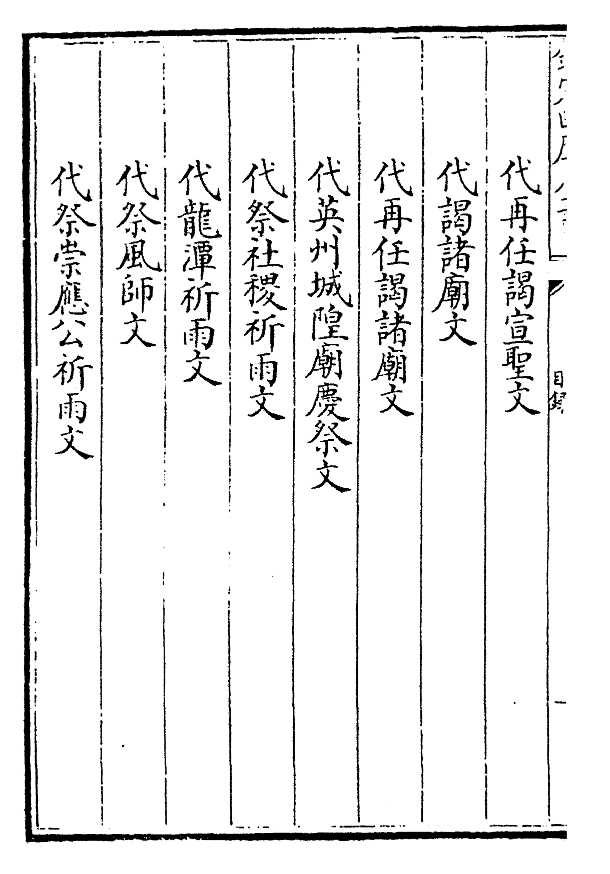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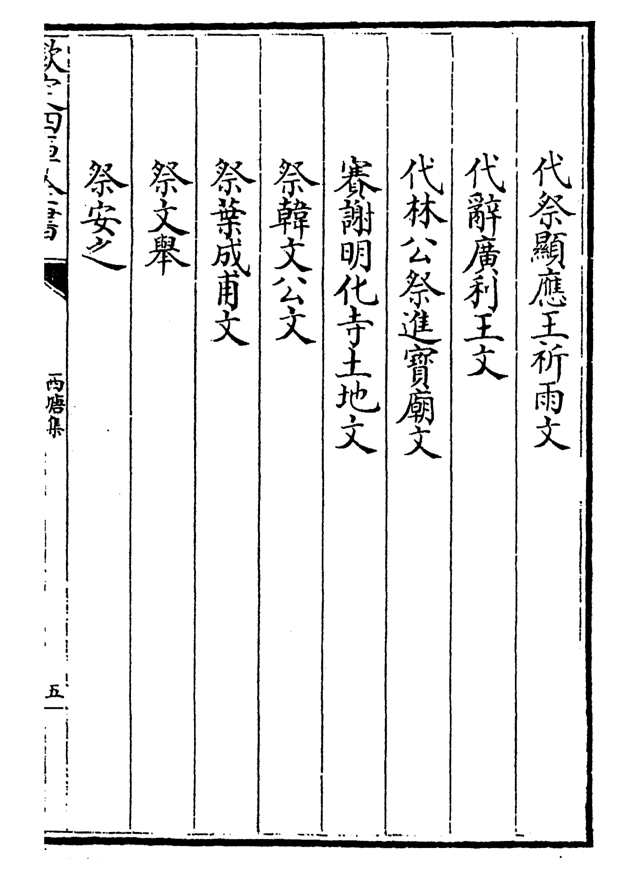
卷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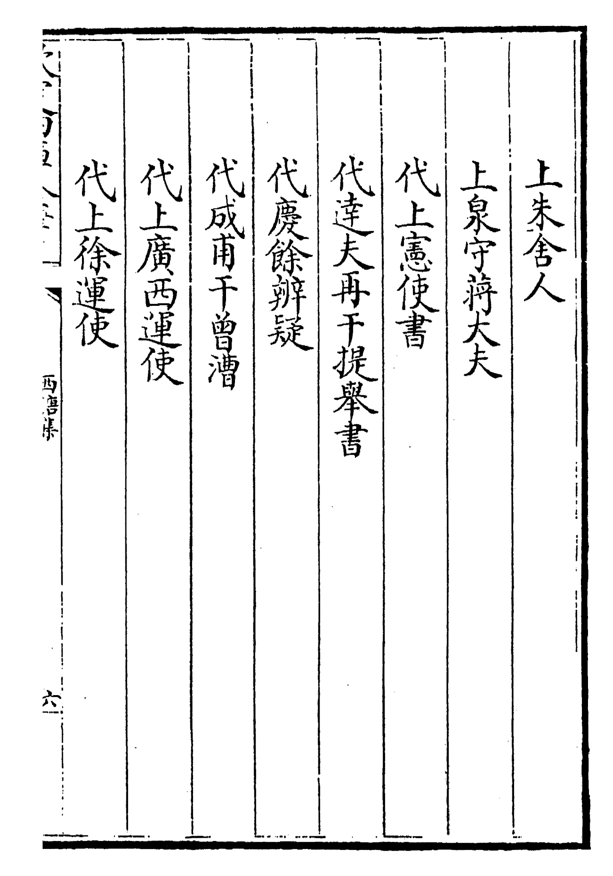


卷四









卷七

代連州謝宣賜歴日

代太守謝宣賜歴日

代謝太皇太后歴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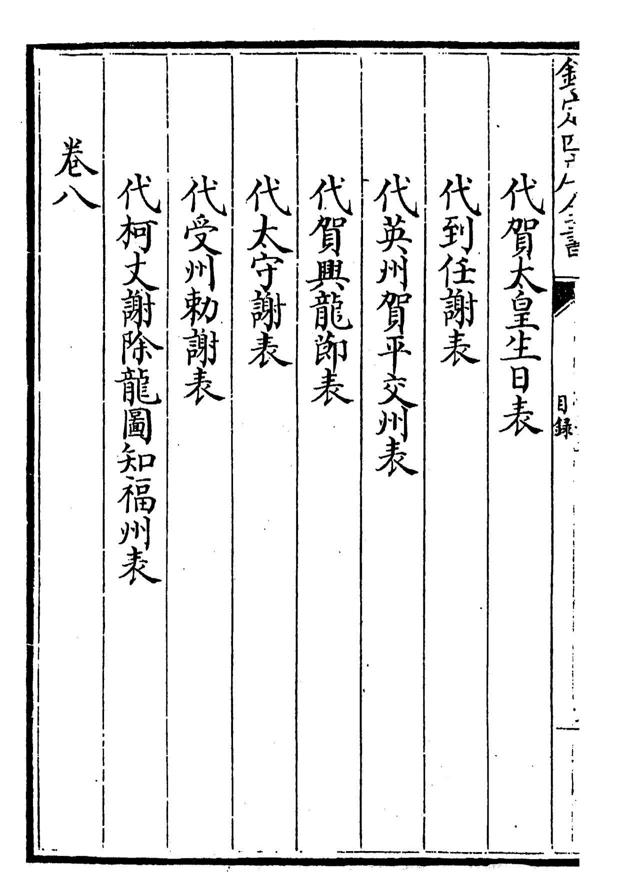
代廖英州受子恩謝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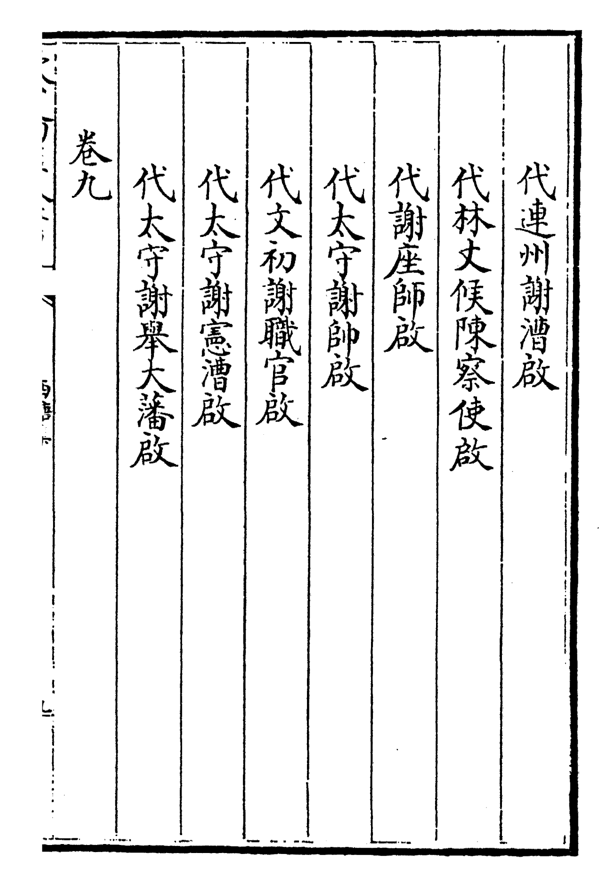
代林丈再任謝表

代柯丈覃恩轉朝議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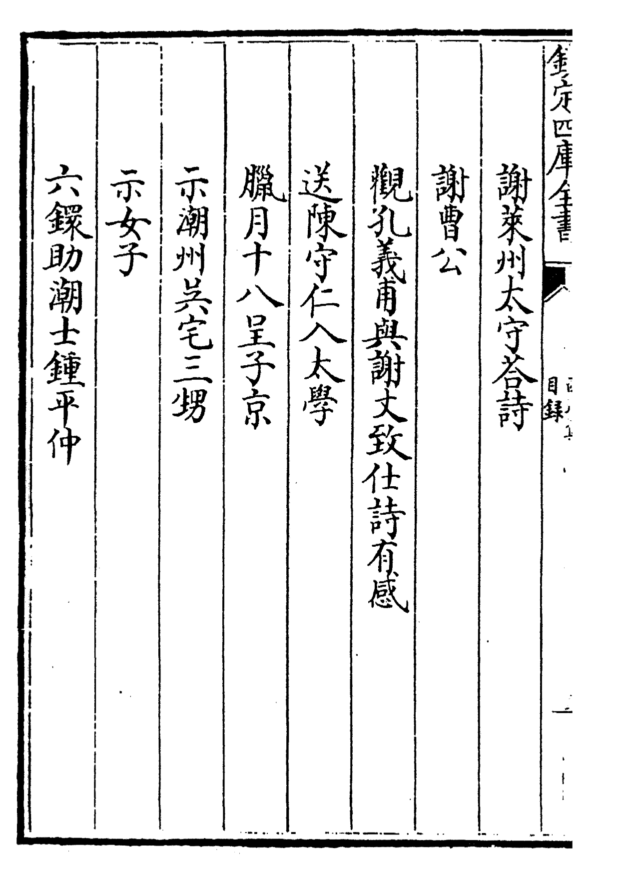
代進奉同天節銀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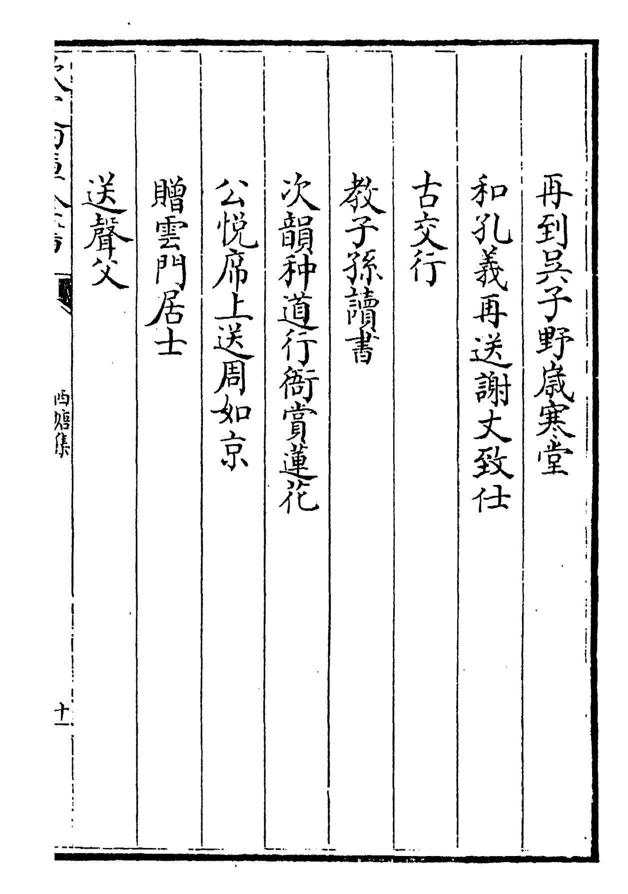
代太守謝泉州到任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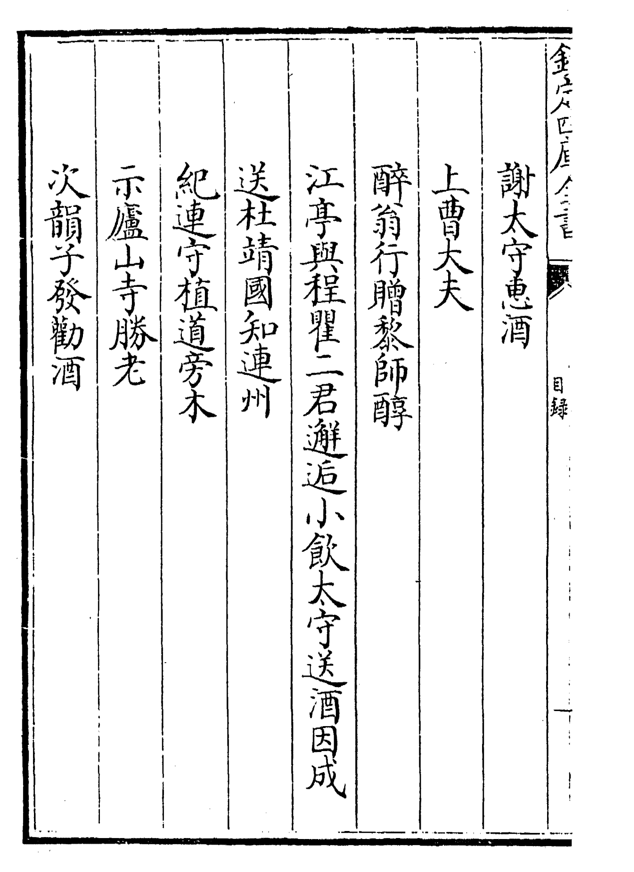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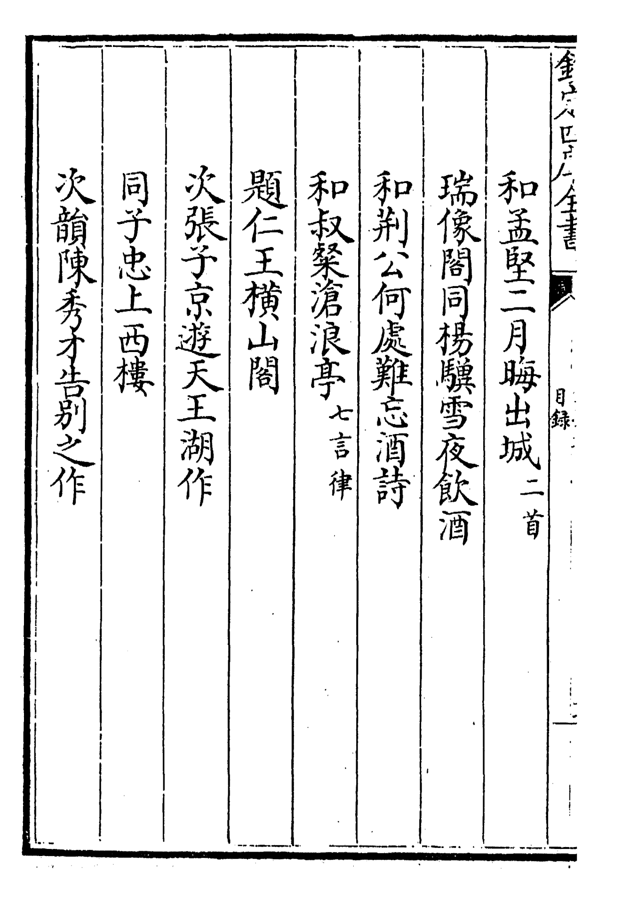


卷九









次韻子京早春雨中

贈陳通直致仕順壽軒

送林六秀才之廣勸其早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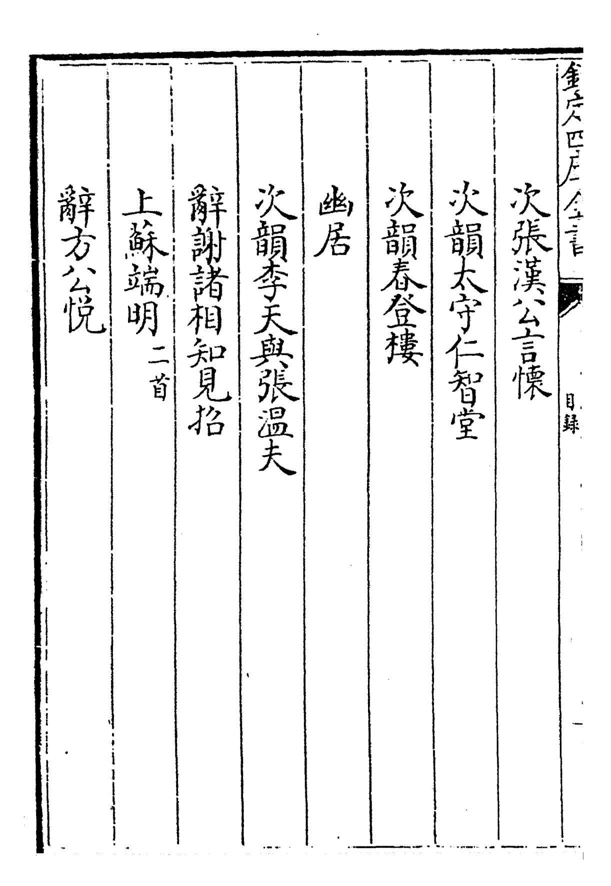
次孟堅初冬晴和見梨桃二花作

次張君舉秀才

題順軒

次韻環翠亭

仲常龍圖自廣中移帥閩



次韻清溪樊主簿

次韻余純臣通判球卿軒

次韻余倅籠碧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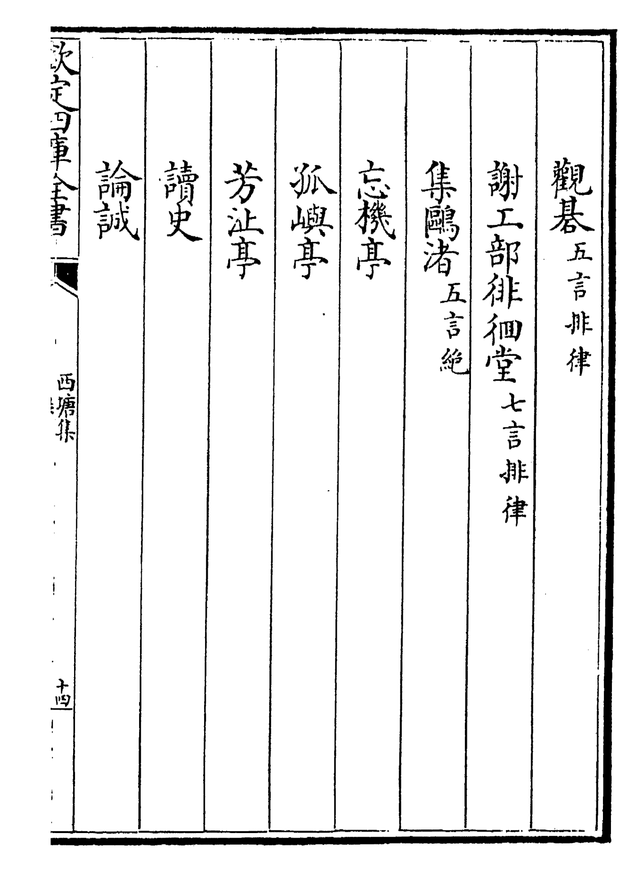
次韻廣州梁有為秀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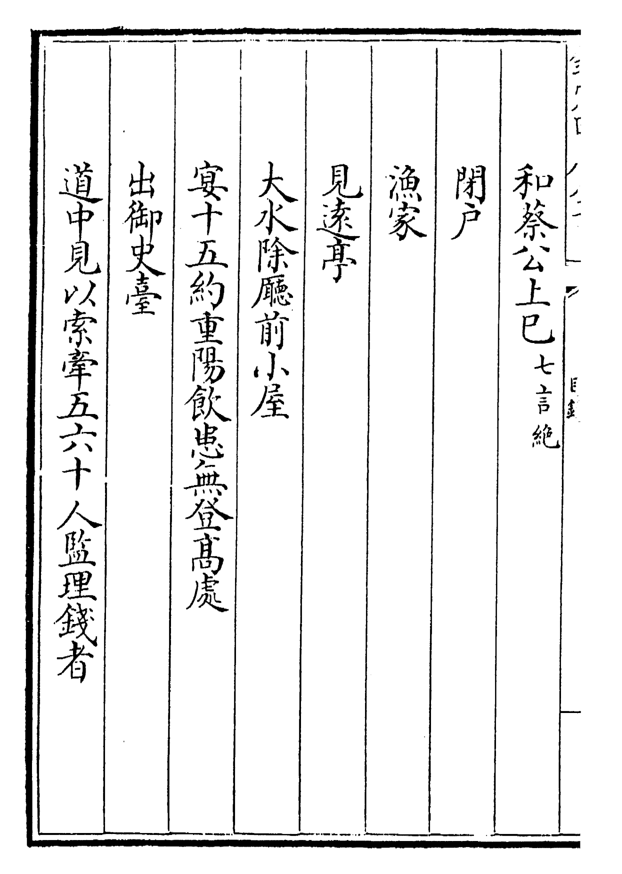
烟雨樓

示潮州妹子

次韻子京下元雨過對月

元符放還謝英守何智翁





和蔡公上巳七言絶

閉戶

漁家

見遠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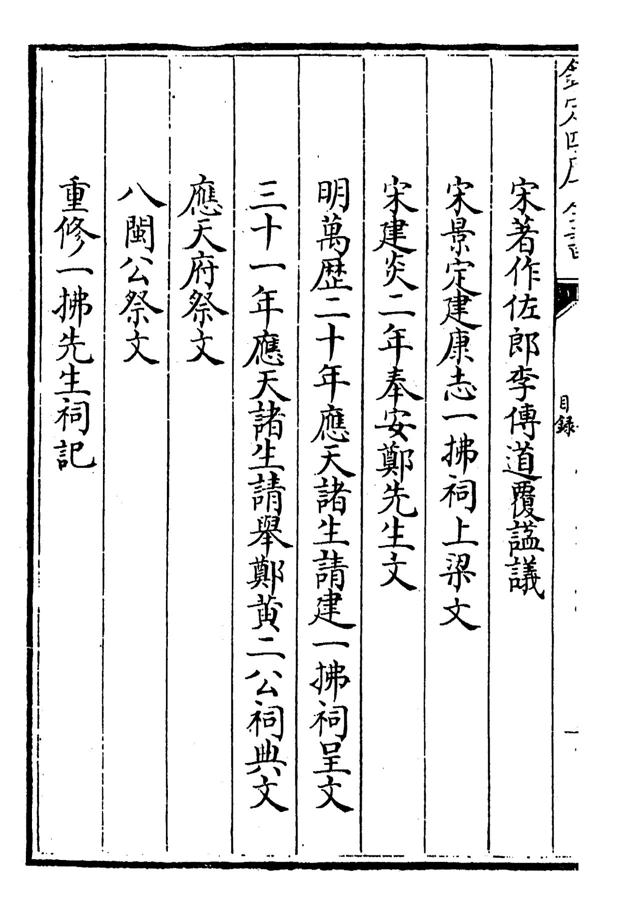
大水除廳前小屋

宴十五約重陽飲恩無登髙處

出御史臺

道中見以索牽五六十人監理錢者

卷十



一拂先生祠録序

臣等謹案西塘集十卷宋鄭俠撰俠字介夫福清人熙寧中以監門吏抗疏極論新法之害發馬遞上流民圖復劾吕惠卿奸狀直聲振朝野而竟以此獲譴時所存惟一拂故自號一拂先生兹集乃明季重刋葉向高序謂即宋本重加删汰存奏疏雜文八卷詩一卷附本傳謚議祠記等為一卷則已非原本之

舊然如景定建康志載俠劾呂惠卿論西夏事及上君子小人事業圖諸疏於理不應刪削今俱不存殆因送汀州編管時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遂並亡佚歟然得其什一亦足以考見其言行之大畧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西塘集卷一

宋　鄭俠　撰

上皇帝論新法進流民圖熈寧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伏覩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於今經春不雨麥苗枯焦黍粟麻豆粒不及種旬日以來街市米價暴貴羣情憂惶十九懼死方春斬伐竭澤而漁大營官錢小求升米草木魚鼈亦莫生遂蠻夷輕肆敢侮君國皆由中外之臣輔相陛下不以道以至於此臣竊惟災患有可

名之道無可試之形其致之有漸而來如疾風暴雨不可復禦流血藉尸方知喪敗此愚夫庸人之見而古今比比有之所貴于聖神者為其能圖患未然轉禍為福者耳方今之勢猶有可救臣願陛下開倉廩賑貧乏諸有司斂掠不道之政一切罷去庶幾早名和氣上應天心調陰陽降雨露以延天下萬姓垂死之命而固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祉夫君臣際遇貴乎知心以臣之愚深知陛下愛養黎庶甚于赤子故自即位以來一有利民

便物之政靡不毅然主張而行陛下之心亦欲人人富壽而躋之堯舜三代之盛耳夫豈區區充滿府庫盈溢倉廩終以富衍殭大勝天下哉而中外之臣畧不推明陛下此心而乃肆其叨憒剝割生民侵肌及骨使之困苦而不聊生坐視夫民之死而不恤夫陛下所存如彼羣臣所為如此不知君臣際遇欲作何事徒只日超百資意指氣使而已乎臣又惟何世而無忠義何代而無賢德亦在乎人君所以駕馭之何如耳古之人在山林

畎畆不忘其君其芻蕘負販匹夫匹婦咸欲自盡以贊其上今陛下之朝臺諫默默具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規避百為不敢居是職者而左右輔弼之臣又皆貪猥近利使夫抱道懷識之士皆不欲與之言不知時然耶陛下有以使之然耶以為時然則堯舜在位便有夔契湯文在位便有伊吕以至漢唐之明君我祖宗之聖朝皆有大忠義大賢德之臣布於中外君臣之義若腹心手足然君唱于上臣和于下主發于内臣應于外而休嘉

之德下浸於昆虫草木千百世之下莫不欣慕而傚則之獨陛下以仁聖當御撫養之心而羣臣所以應和之者如此夫非時然陛下所以駕馭之道未審爾陛下以爵禄駕馭天下忠賢而使之如此甚非宗廟社稷之福也夫得一飯于道傍則遑遑圖報而終身饜飽于其父則不知德此庸人之常情也今之食禄往往如此若臣所聞則不然君臣之義父子之道也故食其禄則憂其事凡以移事父之孝而從事於此也乃若思慮不出其

位尸祝不越樽俎治庖人之事牛羊茁壯會計當各以其職而不相侵也至於邦國若否知而不言豈有君憂國危羣臣乃飽食饜觀若視路人之事而不救曰吾各有守天下之事非我憂哉故知朝廷設官位有高下臣子事主忠無兩心與其得罪於有司孰與不忠於君父與其茍容於當世孰與得罪於皇天臣所以不避萬死深冐千萬重之天閽以告訴於陛下者凡以上畏天中憂君國而下憂民生耳若臣之身使其粉碎如一螻蟻

無足顧愛切聞南征西伐者皆以其勝捷之勢山川之
形為圖而來獻料無一人以天下之民質妻賣兒流離
逃散斬桑伐棗折壞廬舍而賣於城市輸官糴粟遑遑
不給之狀為圖而獻前者臣不敢以所聞聞謹以安上
門逐日所見繪成一圖百不及一但經聖明眼目已可
咨嗟涕泣而況數千里之外有甚於此者哉其圖謹附
狀投進如陛下觀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即乞斬臣宣
德門外以正欺君謾天之罪如稍有所濟亦乞正臣越

分言事之刑甘侯誅戮于冐冕旒

三月二十六日以後所行事目

三月二十六日狀於本門幻馬遞於銀臺通進司投下狀云奏為密急事所有侯擅發馬遞之罪仍乞奏勘甘伏重罪不辭時韓維判銀臺通進司特為奏仍一面収遞鋪兵士送閤封即時具侯擅發馬遞事取㫖其狀並圖到御前日已過午後聞說上反覆看狀并圖長嘘者數四即袖其書并圖是夜上於寢殿中不復眠寐直至

早朝便有旨差韓維體量免行錢事先放元不係行人投納到免行錢一萬三千餘貫又的實計逐年免行錢於所須用外並放差三司使曾布體量市易事差官於在京諸寺開倉糶米放商稅務及諸門商稅三十文以下市利錢二十文以下令殿前馬步軍司具熈河未用兵已前所管若干兵只令所管若干兵令三司具治平以前三司歲入若干出若干熈寧以後歲入若干出若干令熈河路供具自用兵以來所出步騎兵若干今存若

于令河東河北陜西諸路具民物因何流離如是衆多有旨青苗免役權罷追索方田保甲並罷如此之類有十八件又至三十日晚令韓維草責躬詔四月初一日降下至初四日晚得雨初五日一日一夜大雨初六日早朝上出俠所進狀並圖宣示宰執責以所奏皆云法度修明禮樂興行民物康寧雖三代堯舜無以過今來外事乃如此王安石而下各謝罪安石當日不入中書即時遷定力寺乞出當日諸公方知三月二十七日所

行盡因俠所入文字或以為擅發馬遞奏事驚御或以為心狂或以非毀良法乞追逮付所司劾罪御史臺直請以俠付臺推勘先是銀臺通進司具俠擅發馬遞取旨已蒙放罪至是乃有旨下開封取勘又京城官僚中甚有作書應初一之詔者至此皆不敢進而姦佞之輩日夜匭函投進文字乞留王安石守新法乞治俠狂妄之罪已而本月十一十二間因濬河小提舉姦吏是力詆俠堅乞守新法留王安石至十五日京師傳説呂惠

卿鄧綰輩泣上前乞留安石忽十六日安石上殿當晚

鎻院明日安石出金陵以韓絳相吕惠卿參政俠以此

上書不已自十七日開封文字取勘擅發馬遞之罪即

時招伏仍申開封元不干遞鋪之事乃是俠自出頭子

勾馬遞稱為奏密急事不得暫頃住滞亦蒙為奏得釋

鋪兵之罪具伏認狀自四月十七日上聞説後來中書

収下直至六月十三日忽行下刑部定合罰銅十斤放

奉聖旨依奏仍特免勒停凡在京近百餘日只俟郊禮

過授一廣南福建差遣出京以左右大臣之誣罔至尊
日甚十一月初一日復入文字極指其事乞賜臨問是
月初五日准勑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送汀州編管初六
日受勑初七日押出門初九日行至陳州且三日忽見
開封府差人到陳州勾廻莫知所由至太康忽見舒亶
來搜衣籠文字櫃等已而到御史獄方知是初九日呂
惠卿於上前進言上問鄭俠一小官如青苗免役等事
容於道路間得聞至如被甲登殿禁中君臣對面之言

何聞之速且詳也呂惠卿對以此皆韓絳馮京以其事導使之言也上曰韓絳馮京大臣知朝廷有不便之事却不自言乃令鄭俠言之何也當日韓絳遲定力寺乞出而馮京十一日早朝留身事訖上從容問卿大臣知朝廷有不便之事何惜自言乃委曲令鄭俠入文字他小官論列朝廷大事理自不順略行貶竄物論甚不然京乃驚奏云臣與鄭俠素不相識上且疑之京退朝知雜張琥入文字風聞鄭俠所言盡是馮京諷導本人使

之進言按京身備輔弼與國同體知朝廷事有不便不自奏陳乃結交小人使之肆意謗訕朝政京奏臣與鄭俠素不相識已曾面具奏聞今來朝臣有言臣不敢自辨所有鄭俠雖赴貶所未遠乞賜追迴對證庶幾虛實有歸故有御史之獄也

免行錢事

京城諸行以計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須索或非民間用物或雖民間用物間或缺少率皆數倍其價收買供

官令立法每年計官中合用之物令行人衆出錢官為預収買准備急時之用如歲終不用即出賣不過収二分之息特與免行所貴于行人不至於急時枉用數倍之價至於破壞錢本此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貧之特與免官中只取足用無冀其餘則善矣洎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錢富者之幸貧者之不幸其不願者固多而願者少矣才立法隨有指揮元不係行之人不得在街市賣易與

納免行錢人爭利仰各自詣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方得在市賣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賞此指揮行凡十餘日之間京師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負水擔粥以至麻鞋頭髮之屬無敢不投行者適因獻丞相書言及是又黎東美之前得子細陳述相次聞已有指揮此少擎負販賣者免投行然已踰萬緡之數三月二十七日聖旨所先放乃此免行錢也

市利錢

建言者以諸門及本務稅錢額虧折皆是官員饒稅過多而吏人受財共偷瞞不知乃為市易拘攔商旅入務官買以及商旅不行稅乃大虧也遂立條約專攔皆有食錢官員不得饒稅專攔取錢依倉法官員妄饒稅並停替仍會問諸處申約官稅一百專攔等合得事例錢十文官中遂以為定例每納稅錢一百文别取客人事例錢六文以給專攔等食錢已而市易司作奬於申收事例錢項即聲說所収不及十文亦収十文此明為所

收事例錢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及法行乃謂所收之稅
不及十文亦收事例錢十文只如苧蔴一斤收錢五文
山荳根一斤收錢五文却問客人別要事例錢十文本
門為不便申省及市易司並不施行致客人為事例故
累與專攔相拖拽云我官錢十文納了你却問我要甚
事例錢必須取條貫分明詳諭方肯納錢而去不三五
日間適因三月二十六日奏狀准三月二十七日聖旨
市利錢二十文以下並放是納稅錢及三百文以上方

有市利錢三百文以下稅錢者皆無市利錢矣看詳有司當立法時取專攔所得市利錢以供專攔逐月食錢不曰事例錢而以市利名之者蓋取孟子所謂有賤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為名是賤之也又從而多取之以益官豈不謬哉宜乎聖上聞之自三百以下稅錢並不収市利也

稅錢三十文以下放

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逕過河陝西

北客之過東南亦然葢諸門皆准都市易司指揮如有
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官賣以此商稅大虧
上下通同瞞昧朝廷乃以諸門近多饒稅以致大虧折
遂立專攔等倉法而監官饒稅一文以上並停替以此
稅錢嚴緊凡出城門之人但是一二項頭巾十數枚木
梳五七尺衣着之物似此等類無不先赴都務印稅方
給引照會出門一日之間至數百道引目出門不過收
三五文稅錢並須得引照會門頭方肯放過不然即斷

罪抽分大可駭笑及三月二十六日奏上准三月二十七日聖旨三十文以下税錢並放無是紛紛可鄙惡事矣

開倉糶米

自三月初十日以來聞知市易司抵當米往支十一日以後聞米價日有增長自八十五文一㪷增至二十五日米一㪷一百五文准三月二十七日勅京城差官於諸寺舍糶米當日米價頓減至三月三十日在市米價

斗七十五文初青苗免役欠負既多人無從出故市易許以田宅店邸之類抵當官米出糶傳聞官米每石價錢并息共一貫而抵當官米者在京賣商每斗只得七十五文春簸而糶乃八十五此不惟青苗免役之人且少觧追理之急又京城米價賴之而稍平計其請領出倉在京每石已無二百五十不知其計會請領與還納入官時别無費乎凡官中欲以錢斛紓民未嘗轉急之皆此類也

流民

自熈寧六年冬流離相繼至七年春夏間不知其幾千萬人每風沙霾曀大者車乘小者負擔扶老攜幼蔽塞道路或二三十人或三五百人各各自有羣伴然而衣服藍縷雖車乘之上亦止是鍋釜一二隻破籠弊甑瓦器之類問其徙之因皆曰仍歲蝗旱走南方趂熟其實亦兵師之方百物踊貴無計自活乃如是流移離去其邦土過京而南東皆陂棲野宿採梟芘野菜之類以為

食其間有稍富者問其從之因曰貧富大小之家皆相依倚以成貧者依富小者依大所以養其貧且小富者亦依貧以成其富而大者亦依小以成其大富者大者不過有財帛倉廩之屬小民無田宅皆客於人其負販耕耘無非出息以取本於富且大者而後富者日以富而以其田宅之客為力今貧者小者既已流遷田無人耕宅無人居財帛菽粟之在廩庾衆暴羣至負之而去誰與守者此所以不得不隨而流遷者也神宗皇帝所

為大動聖念者惟圖中所繪畫流民一事雖然其羸瘠愁苦身無全衣老幼累累豈小兒子學畫者所能髣髴及三月二十七日聖旨令河北東西陝輔諸處供析民物何故如此流離聞所以還報者皆云只是些小趂熟之人別無大叚流離又云此等人南北下各有田名鶩子田若北旱則南南荒又北北此皆重誣聖聽九重之間何緣得民間共貧苦樂之事哉

陷兵

癸丑甲寅之間燬河用兵安上門最近諸營每子弟一
人歸約空書半擔而來自門入向晚左右前後盡哭泣
聲蓋戰没之家屬得書而泣也傳聞戰鬬折傷常倍所
得之捷蓋有陷萬而得千不可據也三月二十七日勑
旨會問諸處未用兵以來所管兵數與見存兵數若干
以實報燬河之兵立寢罷矣

圖繪城外民及開封人户折屋賣瓦木等事

門外之人自三月初以來已聞艱乏多食粗糲忽米價

稍增漸聞有糴麥麩買麻籸拌雜糠米以爲食大率流民在陂野者多此門外所以日見如此之事故圖中有糴麩市籸之人其拆屋賣梁柱甎瓦之類皆小車載之或二三人扛負相繼於道其頸皆枷錮而舁木植甎瓦以賣城市問其所因而知其爲少欠官錢之人圖中是以有此拆屋賣瓦木之人

十一月初一日奏狀

十一月初一日狀蓋爲大臣誣罔至尊絶不近理彼皆

有所憑恃而後敢為使人憤惋不能已是以入文字凡事皆畫一一如大臣對陛下皆云河東北陜輔之流移者南方有鶩子田之説臣乞勘會河東北陜輔之民自去冬今春流移至今不已何人其在南方有田者云云其一項言大臣對御多以天旱民流百物失所遏鄙背叛用兵不已為天數者臣乞問其人為學周公耶學孔子耶學孟子耶周公作無逸歷陳人君之享國三四十年或五六年皆由人君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

不敢康寧則有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生則逸則有短又曰惟不欽厥德乃早墜厥命使周公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兵革不息如此周公曰天數乎孔子告哀公曰存亡禍福皆已而已天災地殃不能加也使孔子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兵革不息如此孔子曰天數乎孟子曰殺人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又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又曰王無罪歲使孟子相陛下而天旱民流百

物失所兵革不息如此孟子曰天數乎然則羣臣所為學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為人而所以相陛下者皆非周公孔子孟軻之存心則陛下獨力何以為天下臣所謂陛下獨力者謂無臣也所謂陛下無臣者非無羣臣也無大臣也所謂大臣非謂大佩高蓋秉執大政日食萬錢以自肥腯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而已其高爵重祿則日歸於已清資美職則分授子弟中使相望於道路黄金並聚於私室而天旱民流百物失所四方背

侮兵革不息則曰天數此為大臣則居沽僕隷誰不克為如被甲登殿等事臺諫如芻靈木偶之類皆所畫一右願陛下登宣德門名文武百官京城之民以臣狀宣示如衆說以臣之言是則望陛下稍稍懲戢左右近臣使無得公然肆誕以戕害萬姓危阽社稷如衆以臣言為非即乞斬臣於衆人之前以塞京師流言汹汹之路

西塘集卷一

西塘集卷二

宋　鄭俠　撰

大慶居士序

居士福州福清人鄭其姓也俠其名也介夫其字也光州司法參軍監在京安上門其官也而英州朱塘之湣其竄逐所卜居也居士本儒學以孔氏為宗得老氏之說以明又得釋氏而後大明孔子之道以三人名號不同耳三氏之外百家傳記歴代史載至於醫方小説見

必取讀其於民物有補毫髮無不留意此其學也以為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相與上下四方俯仰回環之直一蟬之翼合上下四方通為一物亦若是此其闕
識也以為智生於是非而成於毀譽與祇鬼禍福朝廷廢黜相為表裏也故雖對妻孥莫敢溢人美惡謂幽暗閒寂此正祇鬼着眼處是以莫或自欺于方寸而上不訣公卿下不原鄉黨水火可蹈而議論不可回此其守也惟君為堯舜民復太古一飯一衣而四方萬里同飽

煖也一憂一樂四方萬里同欣戚也憂古之上無窮之下大之天地細至鱗介猶若是也而功無尸物無府此其志也其視先後古今等人與我等我與人等衆生與佛等佛與衆生等無一物乃入於無取無舍非即非離以大清淨圓攝爲我住止是曰居士而大慶云者所居之山名也

送王君玉秀才序

觴深之淵舟人操舟若神没焉未嘗見舟而復操之也

不知水之為可懼而無以撓其内故也使其慄慄懷懼
雖溝池之大不敢以涉而跬步不進矣況所謂驚波駭
瀾没而復操者哉道之於天下非特觴深之淵為阻且
大也昔之無畏者以身為舟以仁為人以禮為楫以義
為橈以信為維以天地之内為淵以智識為知津以詩
書為表以直勇為檣帆以忠順為儔侶以耳目手足為
僕走以至誠不倦為混混不舍晝夜而以神聖為所適
之國也茫乎徜徉浩乎無涯而無所不到矣雖有横波

旋流驚濵巨浪視之猶平陸也具胡跋於祝融之峯而尾𨻶於碣石之足左撼鼇冡右揺桐柏㴿湧處下震華處上而目視不瞬神色不變雖有長鯨巨鱷虎爪而鋸齒視之猶螻蟻也刖操而没没而復操焉無足怪也昔之人有為是者仲尼顔淵孟軻是也仲尼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當衰亂腐敗之餘周思欲手提文武之業而振起之具自視猶反掌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陳蔡之圍七日不食環之兕

虎而守以金革從者病莫能興方且援琴而歌焉顔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其簞食瓢飲在於陋巷處人所不堪之憂獨無少改其樂孔子學堯舜文王而終身皇皇濵於危亡顔淵學孔子而栖栖如也其窮若是後之為身謀者鮮不以為已深戒而孟軻乃曰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夫以眇眇六尺之軀無置錐之地可以為資且簞瓢啐茹去死一間而所以制行者乃欲上與堯舜比肩曰彼我皆人耳何為而不可軻之言

亦曰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我猶不免為鄉人此其所憂也夫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堯舜而三人者一旦皆欲與之齊而中心無少畏憚也壯哉夫然後能為無所不到而出言吐氣皆可以為法而萬世之下以之衣以之食以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日月以之光星辰以之序陰陽以之和草木魚鼈以之咸得厥所以孳以育一不用其言上下倒錯日月星辰亂于天草木虫魚瘁於地禽獸食人人

將相食而破家亡國妻孥之不保而身爲魚肉矣後之人以爲三人者眞神聖人也不知其與巳無少異也故夫欲學道而不能無畏如仲尼顔淵孟軻也此猶肉身無骨而欲立也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乾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夫惟富貴貧賤吉凶禍福之際此世人所以慼慼喪心惑志殘形憊神者而三君子者視之猶日夜之相代乎吾前蚊蚋蠛蠓之觸吾額而去也無少動乎其中非剛强篤實而能若是乎是其寢興

否泰而旦暮死生所以操之者無少已此之謂强不息
也若夫不能無畏者不然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
足也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何不使彼
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是欲貶損聖道然後從之土觸
深之淵為汙池之水而舟焉可也求所謂操之若神没
而復操者非特坎井之於天地為相萬也一季氏之宰
能使冉求為姦回細人之行而齊卿之位足以動公孫
丑之心所欲為者管晏而已宜於孔孟之門畏憚退縮

望之而喪氣流汗也故孔子於求曰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於公孫丑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此其所以日侍聖人之側而炙之不入也王君君玉其生堂堂氣剛而語方省親真陽吾一見之望其眉目而知其可以為無畏者問其年曰二十有三是其少於顏淵之齒八歲而剛方近焉然則使君玉不為顏淵則已欲為顏淵孰禦焉惜乎吾方欲與之遊而遽以侍親告歸故為君玉道及是君玉之歸能思吾言則

能為孔子之舟是舟也居則濟已行則濟物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惟能與天地萬物同於一航出沒死生與之偕焉夫然後可稱於善操舟而無觴深之淵矣

冠義序付嘉正

記曰仲月吉日加爾元服棄爾幼志就爾成德此萬世為父兄者所同志也以爾幼而岐嶷自舞勺以前能通誦五經學為詩篇浸浸勤學與兒童不相類不幸早失汝父號慕良甚三五年來觀汝志意深有可賞嘆者今

玆甫及二十禮合加冠此古之人謂爲成人時也汝幼時無戲玩固無幼志之可棄矣自今以往惟汝成德之可就者舉家以望汝若夫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精勤晝夜不廢藝業謹慎出入明白内外厚人薄己凡此等事在汝之自勉中道而立雖闇室而不以欺則天神地祇日月星辰嶽瀆廟社至于翼飛蹄躍之有靈者皆來助汝非乃翁之甚禱矣乎易曰君子以自強不息強者自勝之謂也曰性曰情或

善或惡皆自其心而可欲之謂善以可欲之為善則所不可欲是為惡惡而靈鑒在我凡出於心而不可欲者皆人之所不欲也以所可欲勝所不可欲一求於己不在他人此古今賢聖所以下學上達如此而已故名汝以嘉正而字汝以叔張深思而力行其何所不可哉戒之慎之行坐服之

方聖然字序

口之於是非天職也故有然有否自堯舜以至今莫之

能改逆横搕直揵植樞運醯之於酸鹵之於鹹物各有宜且孰是孰非奚然奚不然而彼是相生其發機括其留詛盟於是紛紛譊譊士憎茲多焉惟聖人知通為一是能不用而寓諸通然乎然不然乎不然而已是之謂以明僉也者人集而同其辭也君子集而同其辭以有堯舜之治其在書典謨之訓是也小人集而同其辭以有幽厲之亂其在詩風雅之刺是也詩曰翕翕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當斯

之時豈無衆口之同辭者與而然者不然之不然者然之是用謨猷顛倒而覆載之內無一物之幸望一日之安寧而不可得然否之不以明其害如此方子氣清神俊學有所默識其名命予知其志之所存而期以異日之必能立於君子途也故字之聖然

方道全字序

道大而物小人之營營而卒乎小者累於物也元者善之長而至於大之謂也至而不知其為大則同乎道而

與世俗不相似故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蓋衆方察
察髮較而錐競我獨悶悶以天下爲不足爲者宜乎其
不相似惟其不相似故能成其大大而有之其去世俗
不能以寸矣故卒之不肖下士聞之笑而後庶幾夫道
不笑則不足以爲道也方俠慷慨向公不畏彊禦其名
叔完而先守子固予欲其爲大不與世俗相似也故易
之道全惟至於大而不知其爲大則不爲大大且不爲
而況其小是以髮較錐競之人於俠莫得其偶而俠之

道全矣侯其勉之

三杜兄弟字序

恍者誠之性以其心之沉厚爲言也天道也思誠者思夫忠信所以進德修辭以立之至於誠爲言也人道也記曰夫誠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孟子曰思誠者人之道擇善而固執之之謂也庚桑楚所謂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欽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不

敢懈其誠故孝誠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謂其能以人道成天道也硡者聲之大也希聲者謂其不可以耳聞也揚雄曰非雷非霆隱隱硡硡久而愈盈尸諸聖老氏所謂大音希聲隱隱硡硡而非雷非霆之謂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二物者不擊不鳴不叩不應道之爲物未嘗可以聲音聽謂若無物焉而應用無方以終始天地聖人同於道學而至者也顏氏之殆庶學而至者之謂也玗者東方之美玉也玉之

離石而貴於石者温潤而光華且就琢焉故人君執之以
祀天地以禮四方以朝諸侯以鎮萬物以為簪佩使玉
而不就琢則不足以祀天地禮四方朝諸侯鎮萬物為
簪佩則是玉也雖有至美之質曾珉石之不若故必就
琢而後成器然後為君人者之至寶此玗之所以為君
美也詩曰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以言君子之質也如
琢如磨此以言其學問也書曰所寶惟賢此見其學問
之成大可以公相小可以大夫士如珪璋琮璧然可以

薦百神奠邦國朝諸侯臨萬民其愛之之至至於無故
不去身也杜公寺丞辟疆其處家肅然安然怡然女正
乎内男正乎外家道正矣其三子之賢終日對人
未嘗一妄言環群書於左右三兄弟朝夕於是年皆未
壯而吐論為文卷有以使人驚愛不已者愚以是竊歎
杜公之賢其處家有法而教有義方故能使其子如此
一日公以三子之名來告曰予將名長子曰忱次曰㤏
次曰玗俾愚議字曰字者朋友之職也故為陳三名之

意義而字忱曰思誠䛂曰希聲玗曰君美父者資始有天道焉朋友以責善有左右相成之道焉其曰思誠者欲伯氏思所以名忱者事君不敢不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欽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獨室之中不敢以自懈其誠誠之之至至於通神明光四海以稱夫公所以名之意而誠其天也其曰希聲者欲仲氏思所以名䛂者知夫聖由於道賢可學而至之之說博學深問重積致好而必期於大成能定能應以稱夫公之所以名

之意而至於道也其曰君美者欲叔氏思所以名玗者學以聚問以辨切磋琢磨使其溫潤光華粹然見於面盎於背其才德美大可以薦諸天地百神而施於國家天下無所處而不當葢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朞如此以稱夫公所以名之之意而至於化也三君子之於學勤矣於道篤矣其始已善矣篤志好學守死善道君子所以終身也非一日之事也有始有卒然後可以言成也成言乎艮所以成始成終有始有終終而

又始之故能日新日新之謂盛德盛德者德之成也應用無方然後同於道也三君子其夙夜思其名知所以為父之道又思其字知其所以為朋友之心而盡巳所以稱使愚及見杜氏兄弟立於時皆可以公相為天下萬姓昆蟲草木之厚福是予所期也聞之先師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伯仲叔其勉之

潮州吳致之字序

臨以上涖其下也上之於下其所則也非則下者也故

君子之於臨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大與小正對非大人之道即小人之道造次而離道則入於小矣詩云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蓋傷夫居大而不爲大者之辭也瑣言細尾言末也夫不治其大而治其細不急其本而急其末流湎而離道不保妻子者之所爲也其妻孥之不保欲以保人之天下國家難矣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言治民之急於民教也如此其急云何惟其使之知大而不爲細也見龍之在田君德之離

乎下也近之妻孥兄弟鄉黨州里將以觀而化者非大
人之道可乎飛龍在天君德而麗乎上也合天下之廣
無不環其耳目而吾視聽者也知在田之所利者則知
在天之所利者矣故三爻所在皆以利見大人為辭臣
子之於君務引之以當道而已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所
以致之者大而已矣妹夫揭陽吳君學子之愿者也
其不已於中心者好善力道視世之瑣尾不苟為也其
名大臨吾意一日之達必有為於時也故字之曰致之

云

游子舟字序

游氏子名中孚其字中孚以子舟者福唐鄭俠也字朋友之職而中孚於俠友也中孚者信之由中而保外者也故信及於豚魚而後以涉難行孔子以為乘木舟虚葢明信由中而至於豚魚皆信已以此涉難猶之乘木而舟虛無不濟之險矣此中孚所以利涉大川以象言之兑澤也巽木也木巽於澤上舟虚之象也上巽而下

說善化也而至於豚魚無不信雖蠻貊之邦行矣何往而不濟古之忘機心者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其信至也禽獸豚魚其與人異類遠矣而信之如此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故致誠之行也金石不能以閡隔而水火不能以濡爍金石可得而入水火可得而蹈又何為而不濟哉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以上下人物之信傳說者言也游氏子質直好義與人言無不踐者其謹以敬行諸闇室如衆目所視衆手所指吾愛其

名之稱其為人而知其用於時其濟必大故以子舟字之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惟推吾所以自誠者至於豚魚皆信是舟也覆載之内同一航矣游子勉之

譚文初字序

天之初至高而已矣微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以神其化則徒高不能以自施而萬物之資始者有所不大

矣故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此天之文也地之初至厚而已矣徼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以靈其變則徒厚不能以自育而萬物之資生者有所不至矣故山川陵谷阪險之錯此地之文也天地之文固其自然然而未聞其所以文者為有以掩其初也人之文亦如此而已矣厥初巢居血茹無君臣上下典章彝則之設蓋朝野腥臊禮義熳坊人相為類而與禽獸無擇也是以聖人惡其荒而懼其亂之不可已也故為之仰觀於天俯

察於地觀鳥獸之文與物之宜而制作焉爲之宫室以易其巢穴之居也爲之饔飱以易其毛血之茹也民皆悦之而後爲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别詩書禮樂政刑律度量衡之具進退辭受跪揖拜起蹈舞之節有經有權有報有施蓋自伏羲至於堯舜歴夏商周而後大備焉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其歴數十君相去千餘祀然後有周之盛而傳之於今亦特其迹之可見者耳豈其所以迹哉若其所以跡者

蓋與夫人偕來亦與之偕去矣父子之於親也君臣之於敬也夫婦之於義也兄弟之於愛也朋友之於信也是皆人所不能以與我我亦不能以與人者自盡其誠而已矣此之謂天資之善也故誠內也文外也恃夫所以誠於内者以往而無其外此野人之道也恃夫所以文於外者以往而無其内此胥史之道也故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然則人之初至善而已矣微君臣上下典章物則之設以經其政則徒善而不能自治而萬

物之所仰以安者有所不得矣故君臣上下典章物則之設此人之文也由是觀之天地人所以為文者不同而所以文之者則一以文其初而已矣故文有所起有所止文起於至質而止於與人之誠相副惟至人然後能成夫天循於故無以故滅命無以人滅天亦無以其成於天之命者而放夫循於人之故者天與人不相勝然後文不勝質質不勝文文質彬彬然後以為君父則堯舜之君父也以為臣子則皐陶之臣子也故曰文質

彬彬然後君子夫然後治上下合天人和同髙卑之際而使之無間也故日星寒暑雲風雷雨得以順其道而天之施者以之大也山川陵谷原隰阪險得以安其徳而地之育者以之大也君臣上下典章物則得以循其故而人之治者以之得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人以之成夫是之謂經緯之道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大哉文乎其用足以為君子之治而微妙玄深至於不可知之神也其初則明君臣上下之分而終則經緯天地以

成變化而行鬼神也使文而忘其初猶之為日星寒暑雲風雷雨之行而遺天也無所麗矣為山川陵谷原隰阪險之錯而遺地也無所附矣無所附麗則無以自立而徒生成變化無窮如是哉故至誠者人之所附麗而自立者也可不務乎友人譚君名揆君子人也揆所以發揚乎人文非文之質也君固有其質而揆以文之故吾字之以文初稱其德而已矣若夫由文之誠足以輔佐堯舜而同功皐夔者則在乎文初之始終斯道而已

矣詩云物其有矣惟其時矣文初勉之

王供奉字亮弼序

太原王公克允字亮弼字所以謹其名之義而成之者也亮與弼大臣之事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者之謂也其在書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臯陶其一人也必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而後得以謂之亮乎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非必疑丞輔弼而後得謂之弼也蓋自其五刑有服而至於惟明克允以與二十一人

同亮天功而弼於帝此臯陶所以為士也為人臣者無以職之高下地之遠近率忠所以亮天功而弼於帝為心則抱關擊柝皆有尊主庇民之地況其右乎王公恬夷易直深知性命之說其於事君宜無有擇事而後安者以不擇事而安知公識之靡常惟所遇以亮弼為心莫之居而不惟明克允也則臯陶之為士已不必居臯陶之地而後為臯陶也則亮弼臯陶易地皆然

王供奉字時道序

辰中於天而列星拱之嵩中於地而羣嶽宗之極中於屋而衆材輔之故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古之為國為家垂拱無為而天下自治其用中於民而已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惟知過與不及之為害如此則大中之道其可不時乎故君子時中而小人反之王侯更名以中其知中之為説而志於為君子者夫求字於俠字以時道葢時中者時中於道也用

其中於民者用此時中之道於民也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時道勉之

友德齋序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者友其德也如孟獻子之於樂正裘牧仲輩五人者不有其家也而五人者亦不有孟獻子之家焉故謂友德葢友者君子所以輔仁也故惟其德之為擇以德則天地萬物輕矣故雖貴為王侯齒在兄伯不可以有挾也夫不知其人

視其友果知此則友其可以不擇乎如有挾焉則賢者望望去之而所得皆浮薄佞諛無亷恥之人此君子所以慎而至於貴長兄弟兼忘之鍾君作齋於家聚書其中以待朋友之來與夫子弟之講習焉齋之前為小池種以白藕左右地之間者皆植以花竹而供遊宴之觀不知鍾君者視齋內外而知其人所尚矣況賔友秀翹子弟儒雅則鍾君之為人何如哉求予名齋故告以友德又為之序友德之意而貽之詩云

晉公曳尾堂詩序

晉公形貌清古而志所趣向一如其表與之久如對晴霄皎月不知其為常見忻愛之心常自然也夫人一也而所得者内則所以獨成飢食渴飲宫室以處皆所不得不與衆同吾於窮而樂閑而泰則所成者獨矣所謂眇然小乎其屬於人曠哉大乎獨成其天者也晉公居室卑湫而升其堂者雖九層之臺廣宇華構無晉公之堂之樂也飲食儉約食其食者雖糗飯菜羮而珍羞列

鼎無晉公之食之美也道使之然也其堂有龜焉得之
圃中移之庭下愛其外無營逐而長存因感莊生曳尾
泥中以謝楚王齊國之名又悟其二大夫者以是朝夕
與此而不厭也蓋龜惟食氣外無營逐故能獨靈以壽
惠陽遇東坡居士子瞻因語及此而子瞻親筆命名曰
曳尾為詩以示晉公因語不肖晉公之於我豈亦所謂
喜愛常自然者耶故叙其事又廣晉公之意為詩二篇
以揭於板

林明中持服詩序

宰我以三年之喪為久子曰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以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懐故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夫鞠育顧復之德固昊天罔極而非所以論報然而無以示民有終者則有三年之期以其在父母懐抱之間為之制耳而猶不能故曰予之不仁也國朝之制武臣握重兵處邉要則不持服墨衰以從事此其所領者重才謀勇畧朝廷之所委仰故以義奪其志云

耳其小使臣以下亦不令持服此則以其列多出於校隷卒伍懼其去官而無以爲養或不能自活者故其制如此而願持服者聽而世之貪汙至有家富累千萬或世爲侯伯之後亦澳然無愧沿是而不去遭父母重憂人亦不復以觧官持服期之駐泊林明中於太夫人之亡鄉邦之所期亦然惟予獨以爲不然者以明中世衣冠禮義之族明中學問有所到而當官清慎絲毫不犯可謂讀聖人之書而能行非聖讀而庸行者比矣已而

果然於是士人嘆服而戶曹君顧孺以詩美之在位君子與鄉邦之明乎善者欣然繼焉夫姑報三年方免懷抱之恩粗為之服能舍職而遵禮宜若不足深嘆異者而衆美之如是以久久薄惡之中忽一二人能超然脫其類釋簪袍之榮捨俸給之厚而席苫枕塊此其所以為足多者予既久知明中之所為又自喜以朋友之故而能期明中於衆人之所不敢期而在位諸公鄉邦之彥皆能聞善欣喜至於相繼歌詠而不掩者因為次

具本末於卷之首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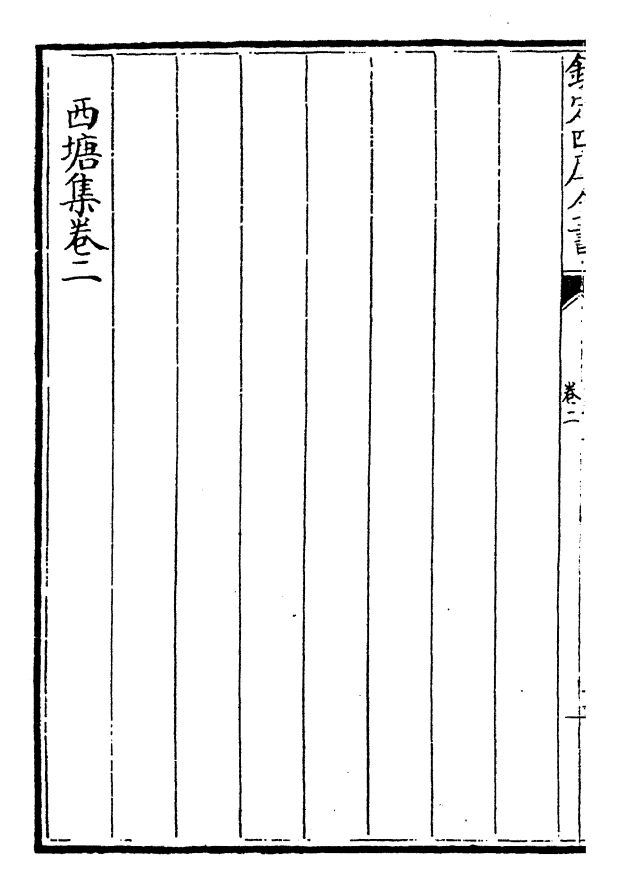
題郭舜與夫子十哲像

生身千載之前而心存萬古之後處身環堵之室而道周六極之外生死無必而致之必窮達無必而行之必晚周而來一人而已宜乎窮天地薄衆海所以宗嚮崇事如一日不異十子之在側也舜與古人之徒也覿所崇嚮而知所存矣

題孫子和殿直宅夫子像

瞽者無與乎黼黼之觀聾者無與乎匏鼓之聽此或天之所廢形骸之病有不遠千里以求療治者矣若夫子之道日月之照也六經之教雷霆之震也世或不與聞知此則知識之盲聾古今之大病而不知療治則愚之甚也孫侯以武進用而志尊夫子之道心喜六經之言五子皆教以詩書所至必為擇師友慎其所與處繪夫子貌朝夕瞻仰如所當尊先者此其智識之聰明遠矣然其所為好賢樂善治家有法識人艱若時有所濟予以

此觀之益信其知所宗嚮而意其後之必大也



西塘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塘集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彭齡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舉人臣李克文

西塘集卷三

宋 鄭俠 撰

來喜園記

來喜園者大慶居士之家園也居士既卜大慶山之居而宅之左右前後皆閒地數丈茀厥荒翳祓之蹊茂亦既累年而有桑千株竹栢花果其數又倍是爲數洞以架紅薇金沙史君木鼈栝蔞木瓜之類旁近又植枸杞甘菊五加百合之屬蔬有畦藥有隴芰有沼藕有渠築

臺伸望闕之心開軒慰思親之意有惠淑堂以訓內孚尹堂以訓外於亭有尚友者軒有思古者榻有迎黨者徑有步月者而來吾廬者必從容園林之間或竟日而去無不喜者若乃春榮夏繁秋爽冬素雨露柯條風霜質幹東翎西翰聲音顏色靡不欣欣然居士於是嘆曰草木禽鳥於道尚然而況於人乎故其園以來喜爲名居士其姓鄭其名俠福州福清人也元豐八年臘日記

望闕臺記

望闕臺者有所思之作也居士本以儒學中第初任光州司法叅軍次監在京安上門即以門吏論朝廷闕失力詆大臣之欺君苦民者封章十上天子以爲訐露太過斥棄嶺外英乃貶所而居士能自見其過也以爲居下位而非議其上論適不已此萬死不赦之罪上頼君父至仁清明之朝不肯爲爐鑊炙煑之事故賜之再生以禦魑魅于南之陲爲人臣者不擇地而安之忠之至也是以北望京國三千餘里而東望其親之庭亦若是

與身居輦下膝前同大慶之麓朱塘之湄有廬焉稍可以避風雨則以爲舍止之至足無所願乎高明之甍者也蔬糗漿醨苟可以待飢渴則以爲食飲之至足無所願乎食前方丈者也夏葛冬苧苟可以待寒暑則以爲裳衣之至足無所願乎錦綺文繡者也大瓠之尊小瓠之勺瓦盞木筯竹牀石坐蒲葦之薦斷磚之枕則以爲皿用之至足無所願乎金貝牙玉珊瑚琥珀者也然而情非土木也行坐起卧食飲默語所不能忘懷而緬然

長思者三焉君也親也古人也乃築土爲臺三級而高十尺命之曰望闕之臺作茅屋三間于上而朝夕居焉總而名之曰茅堂堂爲軒北曰北望之軒北望者君所在也東曰東望之軒東望云者親所在也西曰思古之軒思古云者思見有道君子如古人衆多之意也或者曰子非忘憂樂者歟何其多思乎忘憂樂非人也夫憂其可憂而樂其可樂此人之義性也特世人乃以憂憂樂以樂樂憂樂非其所可樂憂非其所可憂此其淪胥

而愚終莫之悟死而後悔者也夫憂樂二字施用不同
此聖愚之所以分或用之覆載高厚彌綸宇宙一念一
慮而大之天地細至昆蟲草木𠅘古之上萬世之下靡
不受其賜而有餘或者區區兒女耳目口腹之欲終世
營營而不足有道者陋之故有無喜無憂心不憂樂等
說此非爲夫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言爲世俗之誤謬
而發耳故孔子閑處有憂色顔回聞之援琴而歌召而
問曰回奚獨樂對曰夫子奚獨憂詰其自爲樂者以樂

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乃所謂萬世之爲心者夫内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父子君臣内外之辨名耳其道不二致故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舜之往于田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公明高以孝子之心不若是恝恝者合也無所往而不合其心是之謂恝孝子之心以順於父母爲恝者也不順於父母則無所往而恝矣故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天下大悦而歸已無足以觧憂惟順於父母爲足以觧憂爲人臣者移所以

事父之道事其君云爾人子之心不若是恝人臣之心能若是恝乎故詩曰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以成樂言其樂云何吾之幸而知有君臣父子之大能無以物累其心者進以得君樂退以憂君樂此其所以成樂人皆彼而我此則獨矣而終身不忘君也永惟直已而不忘君是之謂永矢弗諼此則憂思之意者以詩書考之堯舜夔契樂而丘軻回丑憂是八人者易地則皆然其樂其憂吾於是得其師故雖擯斥

萬里而望闕思親想念古人莫吾能已也朝焉思夕焉思日入月出有改而吾心無改也生焉思死焉思物聚物散有改而吾心無改也仰焉思俯焉思日月星辰山川草木皆吾思也回環以顧飛鳥行雲至於螻蟻皆吾思也故其臺三級而高十尺三言周十言匝也然則奚樂耶奚非樂耶奚憂耶奚非憂耶斷之曰有憂君親無心回丑有樂君親無心夔契窮則回丑達則夔契其居士之謂乎元豐五年中秋日記

惠州太守陳文惠公祠堂記

守土之臣分憂恤之當寧而爲天子牧斯民故太守者千里之父母也人之情愛之則親惡之則踈未有以父母慈於民而民不以父母親之者世之叨憒暴其惡於民物從而罪其違也盖未始不以頑猾弗可化誨爲言是豈知人之情愛之則親惡之則踈之說哉故夫爲守長者之於民惟不欲撫愛之則已古之賢者其來民說其去民思至有斷鞅卧輪不忍其去猶召公甘棠之茇

羊祜峴首之碑蓋其欣歡思愛率皆一時之事而千古之下望其棠覩其碑則尊慕感慨之心油然而不知夫誠告之丁寧泣涕之滂沲者自何而來也豈天下之廣而獨西周襄陽之民爲易化誨乎不然何其於奭祜之深也是亦撫之有道云爾太守陳公之於惠陽其真得所以愛撫之道者歟生祠堂者郡民思公之作也公之爲州曰天子之命我來者以我爲州非以州奉我也是故有所爲樂樂而非民之所同樂弗樂也有所爲憂憂

而非民之所同憂弗憂也故事無小大行無難易莫不致其慮畢其力而訟訴簿書之繁至於飲食不遑暇晝夜以思唯公家民物之利是起而獘是去由是盡得州事之悉若學校頽圮士子不聞禮義而民不知有詩書之爲可貴公爲之新其堂而聚書延豪俊集生徒而訓養之民於是知入孝出悌君臣父子之大方爲父兄者樂其子弟之從學焉豐湖堙廢歲以漲潦爲患至於漂溺人物公爲之築重堤以障其患或堰或閘以閉以泄

各得其宜歳之租入乃比於舊十倍而蒲魚笋芡之利鰥寡孤獨是頼南民大率不以種藝爲事若二麥之類葢民弗知有也公始於南津閲地教民種麥是歳大穫於是惠民種麥者衆矣而西平村爲上城外之市舊有四門門外爲闗防適足阻節往來公始命徹去之通道大坊行者無禁此皆郡之大利害衆所欲起而不能興欲其去而不能廢者惟公力能行之至于沚渚亭臺湖山之樓長橋巨舫公與其屬以休以遊席春幄之竒葩

懷暑閣之清風霜柑肥鱸雪蟹浮醅未嘗不思與惠民均所樂其設心以爲千里之内有一人不如吾樽爼觴前之樂非吾樂也故隼旟皂盖一出而巷無居人魚鳥之類亦迎公之來欣欣如也是以民莫不懷感而相與名公之橋曰陳公橋亭曰陳公亭及公之去民又不勝其思相與繪公之像而祠焉由是言之則惠民之於陳公其所以親之者其與周人之於召公襄人之於羊祜寧少異乎今其人存而所以思見之者至求之於髣髴

之形像也其又安知千古之下有臨公之橋望公之亭對公之祠獨不尊慕感慨而不知夫誠告丁寧泣涕之滂沲如昔日乎夫施之圖報非有德者之本心然而報不稱施則非人矣是故報施稱者生民之大常吾嘉夫陳公之能一州得民以今望古無少愧又嘉夫惠之民能知悦公之德去而能思思而能不忘至於爲之祠其於周人甘棠勿伐峴首墮淚無間也故爲之揭石以告于後焉

英州應龍祠記

山海經有應龍巳殺蚩尤又殺夸父去南方處南方多雨之說而東海外經又云應龍處南極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爲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俠始讀其書不能無疑及被罪南遷居英者久之而後知其然因謂傳記所載非人目所嘗見與耳所熟聞者固多誠不可以淺近耳目之所不及者因疑其無也大率南方易雨而雷風迅烈乃其常春夏之交重雲積陰不辨早夜涉旬逾月

其大至如傾瀉不二三日即河江流泄不逮而上水汎溢圮壞室廬浸漬苗稼民不得寧居每江漲將至閭巷即扶老携幼負任相望升丘陵以避而室宇不暇顧矣甚者舟從其棟甍過故大水每退市井如遭寇盜其過適蓋若此已而旱乾或連月經時不雨者南土去日至近火處其方山原磽瘠大雨且過不數日而乾燥堅不可斸連月不雨則澤涸高原剥裂而苗可望乎二者之過年歲之間蓋屢見之則多雨數旱之説信不誣矣竊

念荆交之間淫祠如織牲牢酒醴日所祈賽詰其鬼無名氏十常六七如應龍之祠乃缺不置豈不恠哉因默與龍期以七年爲約如七年之間雨暘以時不爲民害則神之靈請爲龍立祠起元豐巳未至乙丑果如所約春夏無漲潦之患而仍歲豐熟神之靈應於人如此然則雨適而晴晴適而雨此固神力所從容有餘無事於勉强能於民永爲福常如巳未乙丑之間則神乃民父母也夫施而不德上之道也無施不報民之情也是用

出金爲龍立祠而知德者欣然從之今而後雨旱或稍過即民以其時爲害者告而龍聽焉上天無私惟德是輔龍之靈果爲捐昔暴悍永惟柔和善順惟斯民之爲福是思則昊天其實鑒之而況於人乎

連州靈禧真君記

有來自連山進士歐陽就以書抵予曰吾鄉靜福山清虛觀者梁湘東常侍廖先生棄官之所居也先生諱冲字清虛少以儒行聞仕郡爲主簿西曹祭酒湘東王爲

荆州刺史先生實爲常侍砥節蹈方公正不容惟道之不行由是拂衣于山是家首大通三年至光大二年年九十七歲矣忽一日人皆莫知其所從去遂以先生所居爲觀清虛爲名先生之舊醮壇丹竈存焉居人尊仰若所以奉事上清之神者於是共以真君爲先生呼每歲時凶荒潦旱疫癘之爲虐必以告真君未嘗不應元豐戊午春不雨上以物方嘉生農事且起惟甘澤之不時歲將何賴乃詔郡國長吏凡名山大川古今祠祀有

功德於民物者俾各致誠以請太守杜公奉詔躬率僚吏祗以朝廷之意詰真君禱焉還方中途佳雨大至公歸語其屬曰真君之靈感應若此因表其事於朝詔以靈禧之號加焉勑書至凡郡屬上下民吏遠近莫不欣慶夫以自梁迄今之久真君去此且数百年矣歲時凶荒潦旱疫癘惟真君是依以無災則民之欲真君之顯赫以流聲萬古者非一日高斾大蓋以臨茲郡吾不知其幾人也始一遇杜公而後真君潛德有以彰聞朝廷

而下慰民心不爲希事乎惟雲島烟嵐猿狖之居人所不常到自非得清正惠直足以信後世之君子一紀其事而刻諸堅珉其何以示永久以是欲予爲之文顧予奚足以堪之辭不獲命而爲之言曰域中有物天以之高地以之厚日月星辰以之明人神上下以之寧雲風露雨雪霜霆震下至於山川草木鳥獸魚鼈何莫非其爲之而莫之或知雖古之聖哲亦不知其爲誰何也從而命之曰道蓋道本無名而謂之道者強名也體道之

君子亦若此故曰名者實之賔也而君子不爲賔天地之間未有有主而無賔者故實之至名亦從而至焉眇乎小乎不可挈也恍兮惚兮其有而不可物也而萬物未有不我俟者故曰誰能不由户何莫由斯道而人之爲道父子相與於親也君臣相與於義也夫婦相與於別也長幼相與於序也朋友相與於信也而不知其卒也覆載天地彫刻衆形與道配也天地之間以氣生以血成氣與血至而欲與競生或逐以利或馳以名朋仇

交釁骨肉相刑腥羶綺靡之鷙而遺毒斯氓吾不知其何人也惟有道焉不父子而親不交識而知非致而至不約而期故有視民猶子謂公即私堂闥八表而瞬息萬期振溺援墜扶傾拯危蓋有不克而尚往其孰能之而不爲人已亡而道存歲益舊而德新其億萬斯年而施不泯吾亦不知其何人也其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徒而靈禧真君有焉昔之有道者之士也或以配王五行而帝于天或以平治水土誕播嘉種而祇于地

或以聰明正直升而爲列星降而司名山大川至於忠
嘉一朝行誼一國功烈一時莫不嘉稱大宇而血食於
民間如靈禧之去吾不知其何從彼不乘日月跨雲風
出入大帝之庭則洞府之居慘舒陰陽翕闢變化非其
職歟方其棄官而去有高視天下之心彼其於斯寧數
數然而人之喜如此豈不以聖天子在上褒升黜降萬
世取法披幽光而發潛靈上通青冥下達泉壤無所不
至名之於實猶影象物而杜公所舉正得民心之所同

欲耶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靈禧不偶於時抱詩書之道經濟之業以舒偃于山樊之間義不穀無道也而去兹千載猶不忘爲民物福故雨暘疫癘之爲害未之有請而不應民之戴之惟恐其不顯是以一加封號而環州之境莫不欣慰使靈禧幸生斯世以其道仕於朝上遇睿聖之知朝明謨夕嘉議惟斯民物之阜而社稷是安固將陰陽和

風雨時草木茂五穀熟則民之喜樂之也可勝道哉可勝道哉元豐二年九月十六日記

連州重修車陂記

熈寧九年歲除日杜靖國守連州明年正月初明以書來言車陂之利曰連江山之佳郡惟罔嶺重複而地形磽确穴地數尺鮮不遇石城中之井以十數而少旱即涸湟川自郡北南行而陂於西域百步而近其流清其味甘雖大旱山焦澤焚而此不竭也昔有就陂之深而

爲車者漱石爲渠道之入城凡倉廩府庫官之廨宇皆得以周濟歲旱則引其流環之城中盖民屋吏家僧居道室軍士之壘與夫溝池之浸潤園圃之灌漑鮮不賴其施者有繆於政體不思其費小而利大也因廢而不修郡人甚嘆息之歲少涸則公私皁僕汩汩遠至城外溪汲以待饎饎滌濯而餘無及矣如是者累年子之交代郎中張公始復其舊且言張公之爲政清平吏易無矜聰明以掩前人之美而見巳之善惟公私之利是圖

予嘉焉予其誌之予礱石待之未幾又以書來曰石既具矣然予以城中之民其口萬計而車陂之利一輪為不足又於其旁增置一輪於是城中遠近無不均濟盖其費無幾功用之成曾不旬日而舉郡皆利此為政之急務也何憚而不為哉予於是喟然嘆曰靖國其真樂人之善而愛民深之所為也夫蒼山巨崖陂湖池澤丘陵阪險凡在天地之間者孰非民之利患在乎人之不盡其心耳惟智為能樂運其才而思以濟衆為已任是

故位無小大地無遠近凡可以有爲者無不舉而世之
餙智矜愚嗜功名而喜新竒者往往率意妄作誕謾誣
罔繡春葩而畫凝脂有徒費而無實効固多矣而忌修
憚作樂因循而苟歳月者又皆懼譏畏議偷懦竊縮毀
佳庸於已成指厚利爲無益比比皆是也是以山澤之
利閉而不施陰陽失其道而民不被其賜也如張公所
爲修之已廢而不自以爲功靖國又能樂道前人之善
而益其所未至使環州之人無不均濟率皆更政易任

未嘗相知名而所以與滯起廢惟公私是利者猶之同席而謀也嗚呼何其用心之公措事之當與夫所謂繡春葩畫凝脂徒費而無實効毀佳庸於已成指厚利爲無益者遠矣予是以樂爲之書

鄧子山家遊初軒記

樂出虛蒸成菌人皆聞樂之聲而不聞其所以聲覩菌之形而不覩其所以形故鮮可與語夫道夫惟無形也而能形形無聲也而能聲聲其惟道乎故無有高下美

醜是非榮辱皆其自取萬物役役察察而我獨鈍鈍悶悶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也則我之所遊者蓋未始有夫未始有有者也夫有有者有未始有有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者吾與我相遇於此而後有有者形而未始有有者不形若未始有夫未始有有者此可以神會而已道無高下有滯礙者出而後高下形吾知夫高之不可仰而下之不可舉也故付高下於其自高自下而吾無高下矣道無美醜有附麗者出而後美醜

生吾知夫雖美之非美雖醜之非醜故付美醜於其自美自醜而吾無美醜矣道無是非有偏識者出而後是非相傾吾知夫非之果不足以非是而是之果不足以是非也故付是非於其自是自非而吾無是非矣道無榮辱有鄙競者出而後榮辱相矜吾知夫榮之果不足以榮辱而辱之果不足以辱榮也故付榮辱於其自榮自辱而吾無榮辱矣黄帝書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故雖我長存而所謂高下美惡是非榮辱

者未嘗少經乎吾身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其誰曰不然以我之存而有不存者則知我之亡有不亡者矣嗟乎此理甚明人亦日用而不知是以浪死浪生汩汩無止汎汎無歸至以身爲厭有以生爲勞已者殊不知自勞爾生奚勞爾哉有以物爲役已者殊不知自役爾物誰役爾哉故夫莫不飲食也而鮮能知味也使之果知味且安有棄常珍而嗜乎異味哉惟其不知是以役役察察於高下美惡是非榮辱之際而不知夫所以

爲此者有自來也失之已求之人操之也惴而失之也悲茫乎荒忽而不知反可不痛哉今夫所謂常珍者盖與我相出没無待無得而常自足推我之所畜足以覆被萬有而施諸無窮其德寧不厚耶則棄此而他求經所謂可惜明月珠與人人不取投身入大海向彼求珠玉夫舍我之常珍嗜人之異味而不知夫有義有命且有分也至以此求之此何異身入大海而求珠焉者哉故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闕不知常妄

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知其門歸其根立于不茍之地行于無妄之田食於不積之廩飲於無窮之源視無覿聽無聞遊乎吾不知其誰之鄉逍遥以忘乎吾年矣友人曲江鄧君子山者剛介有識吾嘗語之及是而喜故吾樂與子山遊而子山求予名其所居之軒故以遊初名

韶石軒記

曲江流於亂山韶石當亂山之間望之聳秀獨出端方屹然正直而不倚儼然若忠士束帶正色而立於朝面石而爲軒州之士鄧生也生之父曰居士篤志厲操卷其道以自遂教子甚有方故生於學有成觀其所好而知生之所尚者矣石凡數峰皆拔出平地森然在目蒼苔亂點古木倒植胃生層雲頂觸飛鳥輕烟半籠乍晴乍雨出入變化疑有神物此皆石之竒異與夫朝夕之景恠可以悦目而不甚足道者吾之所愛以其挺立獨

出端方屹然正直而不倚而生之所好亦與予相似予是以樂爲生言夫韶者舜樂也石堅勁非人偶而舜之樂奏於數千百年之前其道乃至今衣被萬物用之不既望韶石則想見其君臣相與容與於是一人端拱南面所謂禹夔龍稷契殳斨臯陶伯夷之徒環佩以立於下而簫鼓琴瑟繹然九奏之音如在於耳且百獸率舞而鳳凰來儀其樂可涯哉然後知其羣臣之立於石之下而其道之可瞻仰者率皆如日月之在天也其身已

死骨與草木俱朽而仁義之澤乃與天地相終敝誠恐石雖堅也有時而泐而舜之君臣其道無敝也嗟乎韶石雖奇異抑其望不出乎州之境非所謂能出雲雨而利民物者又非所謂名山大嶽之足以鎮安地德者方舜君臣南廵而獨奏樂於是夫樂樂也樂必有道必有所適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而後寓之金石絲竹以寫其情豈其君臣之所樂好者亦不過所謂挺立獨出剛方屹然正直而不倚者耶今其名聞四方亦與

舜之君臣並傳而好事者往往圖繪秘愛耽翫無斁若
聖人之於二典也夫道患在於不爲使生也誠於好是
介然自立其德以與石偶一旦使生得志於朝束紳正
色而立於吾君之前將有所爲不減夔契也則萬世而
下固有聞生之道而欣歡企慕且圖畫傳翫有恨不得
見生之面目如生今日之望韶石者矣生其勉之熙寧
十年三月癸丑朏越三日丙辰記

連州新修都景樓記

連山都景新樓太守杜公靖國之所修也州城之北固
有亭焉基大而制卑歲久且敝公至與僚屬登賞顧而
嘆曰斯地也據城之髙以中于邦凭軒四望而環州之
境無不在目夫登髙明而覧清勝太守所以宴賔客而
樂與州民共其康寧無事之時也而有亭如是甚非所
以壯士民之觀乃即其舊而新之增卑以崇易敝以完
不踰旬月而亭且樓矣於是鄉所謂凭軒四望而環州
之境盖有所不盡而今盡之矣仰有風雲日星之成文

此天象也俯有山陵川谷之成形此地文也晦明寒暑迭至迭去而百物以生以殺以榮以辱此乘高者之所同得至於視湟川以爲帶海隅之湖乃其純緣而十二亭臺皆可指點佳山勝水舉若在掌握中唯此樓爲兼得之故以都景命焉若夫干戈卧閣而蠹生囹獄無囚而草茻倉囷如京而食陳牛羊茁葭而成群魚嬉于淵鳥敖于雲泊乎無營而物相爲春於是公登樓而望焉豈徒悦目怡神足以觀化于天人於是左嘉肴右芳樽

有賔客無搢紳髙論發而生風清歌颺而委塵禮讓成於樽爼而爭競息于四野和聲騰於近郛而陰陽𩔰于上下矣則都景之作豈徒然哉嗟乎世之人方汩汩無止内怵迫於聲利而東以冠帶可愛居前可畏居後爲一掾尉臨一小邑而奔馳局促無暇日矣若靖國之所領者一州之大盖西南距桂廣而東北走韶郴千有餘里之閒民事政體所關甚重一失其宜千里伊戚宜若無暇寢食尚虞其闕而靖國處之優游如是何耶盖靖

國之爲人也樂好賢善得人寸長無所不用而與人至誠不以得失動其心者也夫惟樂好賢善而得人寸長無所不用是故遠者獻謀近者通慮吾之聰明將不勝用而善惡無遺照舉無不當之事矣與人至誠故中心廓其無疑無往而不平坦乎蕩蕩而鉤距不施思慮無不正者矣不以得失動其心故窮亦樂通亦樂損益方陳於前猶之夜旦之往還無以撓其中此其所以沛然休裕具是三者故能以不足之日月而獨有餘焉大旱

山焦澤焚而豁然清涼惟無撓於中者能之靖國有焉故予喜夫新樓之成而樂爲靖國書其所以與吏民同者爲新樓識焉年月日俠記

清懐閣記

水之性清以其出於土也而土汨之是以如是其濁也徐而清之可以鑒毛髪人之識明以其出於物也而物惑之是以如是其亂也徐而明之可以燭日月夫鼎也清汨之則濁濁而徐之復清也鼎也明惑之則亂亂而

徐之復明也是濁且亂者常自外加我而清且明者在我而已經曰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夫雨露之在天地細故也而猶平均如是況於人之靈識乎故惟道爲均在田爲無餘而在跖爲無不足天下之所共禁而爲之至難者盜也以跖爲之有餘暇也入室探貨聚徒千計而人莫之禦其智非有過人者能如是乎以有過人之智無不足之才而不用爲善乃以爲盜物蔽其明而莫之知擇故也鄉使跖也收其逐物者反

以狗已徐而去其惑蓋移跖猶回如反掌耳彼非不能不思而已矣不思故逐而忘反其明卒不復是故終身爲盜死爲萬世僇不亦可悲乎然則靈識之在人不惟其最均也且爲回不加益而爲跖不加損自回而爲跖則緇也明今也亂自跖而爲回則緇也亂今也明亦猶水之清濁也歟老子曰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所惡故幾於道然則汨之隨變則臭腐濁穢不可以濯足亦其自取不幾於惡乎思復性者以是爲鑒知夫清且

明自我性而濁且亂者亦自我之有以來之也去其汩且惑者而清明在躬然後揚波掘泥與之偕而莫吾能化也以其莫吾能化彼將浸浸以明潔而莫之知予力焉古之大聖智其道不過如此微矣妙矣不可以言盡矣然而未始不自其潔已者始此清懐之所以作也蓋下瞰深池飛橋高廡上下瑩徹居是閣者俯視清流仰瞻曠宇豁然而忘其俗懐則鄉之役役於物鄙競猥爭填溢交戰于胷次者不知自何而去也故以清懐爲名

而太守杜公非至此而後有以清其懐者也直與夫清澄虛曠者爲侶而已鄉者公赴郡治予贈行以詩有玉壺在堂中有氷之句盖亦言清之可尚者今公復爲是閣以歳時遊其間則公之所尚與予合矣由是詩以想玉壺之氷登閣以望髙甍清漪上下瑩徹而清明者居其中也是皆有可圖畫使夫相刃相靡溺其所欲如熟寐而無警者一見而洗其慮猶之披煩襟而濯清風則清懐之設豈徒然哉閣以熈寜十年冬用都景樓之餘

以修其名自太守而屬予爲文元豐元年二月戊申朏越三日辛亥記

吴子野歲寒堂記

歲寒堂子野先生所居也堂之前古栢數株兩序皆以本朝諸公與子野友者竒文新詩與夫古之有其言於世切有補者勒堅珉寘諸壁羣書閣其上先生休其中故以歲寒爲名堂南爲小沼沼之南爲二石山山之南爲遠遊庵庵之南爲知非軒堂東爲日益齋凡此皆出

於歲寒若夫遠遊之意則子瞻之銘備矣而知非者非始悟夫非是者之謂也由吾通悟而知夫非非者之不免乎非則無非之不知此之謂知非知非非之爲非則無非矣知非者無已無非者無物無已與物此世之大宗師而從先生者莫不孝悌忠信飢虛以來飽滿而去其益顧不大哉蓋損有餘以補不足而已愈有也斯之謂日益今夫以道汎觀天下而反求諸身其孰不有其成大美者必待夫正固悠久不息天地之道正觀者也

日月之道正明也天地不息於覆載然後以成其大日月不息於照臨然後以成其明故夫寒暑之行陰陽之序是皆不頓進而後變化以成也萍蓬之行一本百支葛藟之蔓朝晚盈尺以松檜比之則春秋十數不及也然彼皆不免於憑附依託以生失其憑依枯朽隨至而烈風怒號霜雪洊仍無遺類矣物常至於此而後知有正固悠久之可尚若乃和風蕩適繁英煒蕚上下相照遊絲繞空金轡繹路而虬枝鐵幹高崖深谷誰復顧者

至於成大厦建明堂則不求於彼而之此矣夫非以正固不撓而遲久獨後其能具此大美乎故歲寒然後知松栢而世之言堅久者皆指是以爲喻先生正固悠久之人也故其守己者一而不雜其與人者久而不變水火可蹈也爵禄可辭也而誠不可渝也故心不憂樂也而物無違迕以事親則孝以事長則悌以夫婦别以朋友信大之視天下猶一家遠之視萬世猶一日吉凶禍福莫得而易之也具是大美故能仰佩聖言之英誦其

詩讀其書如見其人放而翺翔於數栢之下視沼之小猶之江湖淮濟而二山之卑太行恒岱不足以言髙也由是以周鑒八極而還視三皇五帝夏商周之所治盖一掌握之多而堯桀是非秦楚爭戰泯泯然矣而後無非之不知而先生無非以無非之心傳不言之教惜乎吾未得從先生於歲寒以忘吾言姑寓諸記聞者大笑而吾言當矣

泉州進士題名記

學非爲禄利然移孝爲忠以家幹國推其成達者於天下舍仕無由則士之於登科君臣之始也豈不榮哉故自唐而來進士之初第必有題名記世人指之爲佛名經推是說則以科第之在已者爲美哉以其君臣際遇之初而得以推其成達於天下者實自兹始明矣泉之進士由歐陽林氏兄弟而來至於吾宋之元祐戊辰凡既板以揭之矣俠被命來爲教官適其年而板書已足又三年復值貢士乃更爲新板以待時黄冠自漕司被

薦最後諸生西上俠甞爲詩送之曰爲報諸君各努力
别爲新記待題名盖此也明年乃狀元馬淯之榜登進
士與特奏名武舉凡十有幾人遂以次列于新記焉夫
士學患在於不勤苦而無所成達成而不售命也若戊
辰而前嘉道美績與時俱盛而致身宰府者有其人矣
而戴君者皆少歲勤苦有邦閭行稱令名于朝使諸生
悉有志於成達而可推于天下者孳孳旦夜期於必至
吾將見泉之特立奮起之士自兹視前當至倍百則歲

之揭名于是板者不特一二十數也故其板以甲爲號焉

溫陵陳彥遠尚友齋記

伐木之序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信哉是言蓋其詩以爲鳥之嚶鳴而求友聲自其出幽谷遷喬木未始不然則人之出處潛顯曷嘗不由良友切磋琢磨以成其事故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是有天下國家而至於伐木者之賤無以易此也雖然聖人於其徒

常戒以無友不如已者則士之所與友固不可以不擇近則求之邦閭四方遠則求之詩書古昔稽其言行合其作止然後其人可得而比故孟子有鄉國天下之善士其所與友皆其類至於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誦其詩讀其書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之說焉昔堯館甥于貳室與舜迭爲賔主而子思於繆公曰古之人不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夫惟不知萬乘之爲尊不知韋帶之爲賤大無四方遠無萬世惟其人

之爲求然後爲合古人之意則尚友之義不亦大乎温陵陳公彥遠家富而篤義好學而力行吾於温陵得其所謂一二事頗不類世俗所爲者如郡縣之學有廢而不修道路橋梁有壞而不通必先出財以助公府之費而不汲汲於因果之施絲髮無所干公府而貧乏之人見必惠濟讀書之勤手不輟卷其舍南數步有別館軒宇前有池榭之觀中堂設圓牀環榻以與朋友共食士之篤實力學而無以自資者必就彥遠昕昏食飲以至寒

暑裘葛油膏紙筆之費皆出其力率以爲常不計年歲矣以一布衣居閭里能如是使其享大富貴爲如何哉彥遠固溫陵之善士矣而溫陵大國彥遠之好友如是固當自一國而友天下與之朝夕論古之詩書稽行義而符作止則其所到可涯量乎故是齋舊以義名而來予求記易之以尚友云

李天與五經軒記

民之所大可憂畏者莫大於不知常而聖人者知常之

至者也惟其知常之至是以惟民之不知常者是憂水之就下火之炎上常也舟之於水車之於陸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無以易是故天地之大萬物之細而至于鳥獸魚鼈莫不皆然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惟聖人爲能知其然故其治有政教刑賞之施政則躬蹈其常而民從之也教則委曲誨諭之也能是則有賞反是則有刑而政教賞刑之所不及又使民得以歌詠而風刺之是爲詩體有威儀文質經之而百曲之而千是爲禮其

事之至大非民所常與者則有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以布諭而申飭之是爲書又念夫吉凶禍福之致莫非出於常不常也爲之因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之變動者卦之而八重之而六十四爻之三百六十有四以示之是爲易其任天下國家之重者以爲一言一動莫非民之休戚利害治亂之所繫也率皆有左右史以記其得常失常者以自戒是爲史而國易其名若晉之乘楚之檮杌而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孔子之道不行人之悖常

亂德者轍環天下而莫之能救乃刪詩定書討論墳典讃明易道以聖人之簡筆代聖人之政令自已身而常之以期萬世又以當時君臣父子之悖亂無所施其賞刑者乃約魯史之文而寓之褒貶焉故其嘉一善而萬世莫能掩其光輝黜一惡而萬世莫能滌其瑕垢其文本於魯史故亦謂之春秋其事五後世謂之五經經即常也道即常所行之路也是故經者常之言也人心者常言之舍也常言在經誦聖人之經者舍之於心而會

已之常而隨所施焉至於造次顛沛不敢離也此之謂
道父子以親君臣以義而至於天下國家無所施而不
當故常之施也在堯舜三代聖人之在上者爲典爲則
爲彝倫爲皇極爲民之秉彝在孔子聖人之在下者爲
五經聖人之通塞無非常之爲急者以民之不知常則
有妄作之凶人相矜高漁奪而至於父不父子不子也
凶孰大焉此聖人之所憂也隴西李君天與學聖人者
其家廛居有樓西向而東臨通衢有軒牕房閣聚書其

間以與子弟讀習焉而四弟四子率二人而授一經已治其一而總之乃其軒以五經爲名成而來告故爲之叙其本如此若夫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至於長幼朋友者如日月之於東西寒暑之於生成能是者善之不能者誨之雖髫齓之童幽暗之室不敢以欺以居則曾閔之事親也以仕則夔契之事君也不亦重乎凡此則天與順常之吉而經無與焉年月鄭俠記

豫順堂記

真石先生治其居之西偏爲堂聚書環左右先生燕休其間堂有閣焉名曰慵閣先生偃息必於此者也有軒焉名曰默軒先生有所寂然忘言必於此者也有齋焉名曰益齋先生所與朋友講論道藝必於此者也閣與軒齋先生自名所以命名之意知先生之所存矣而堂獨未名一日先生語客而福唐鄭俠以豫順名之取易所謂豫者順以動故也彖有之曰天地以順動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

時義大矣哉而予所取者盖謂慵以有待而後行者也黙以有待而後言者也而又有朋友講論之益則其動也必順惟動而順則天地如之而况於人乎先生有道者也故予既名其堂又樂為之詳言夫寂者道之動也弱者道之用也萬物之來也從於無其生也常卑下柔弱執道者如此故夫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古之人其未用也則静而養之方其静而養固已知其不得不動盖不出户庭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以圖回於掌上矣物無常靜會其靜時則不得以不
靜物無常動會其動時則不得以不動故廢與有命動
靜有時會逢其適而莫之固必惟有道者能之若夫重
陰蔽空白日藏輝軒牕晝靜禽鳥不鳴嗒然隱几而忘
其形到華胥於頃刻見周公於眼前此先生之慵閤也
萬壑沉靜長空練鋪松風不動霜月自凉兀然一榻而
是非兩忘則體合無外心包大荒潛精乎虛一之內遊
神乎何有之鄉不知天地之變易堯桀之興亡此先生

之黙軒也朋簪四來屨滿門外直諒在左多聞在右論心於方寸之地議道於言意之表奴僕飫聞於六經豎子羞稱於五覇以其餘暇也鳴琴彈碁舉觴酬酢樽罍倒卧人始酡顔清歡未終繼日以燭此先生之益齋也而滀養既宏弛張一致以一席之事業足以膏澤天下致君堯舜之上至于華夏蠻貊昆虫草木無不得其所使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公相視之猶涕唾也則先生之豫順也夫惟有待而後行是以行滿天下無怨

惡有待而後言是以言滿天下無口過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則夫其順也猶之鳴鶴之在陰其子和之矣大哉順乎莊生有言曰虎與人異類而媚養之者以其順也異類尚然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也

新修南山聖壽禪寺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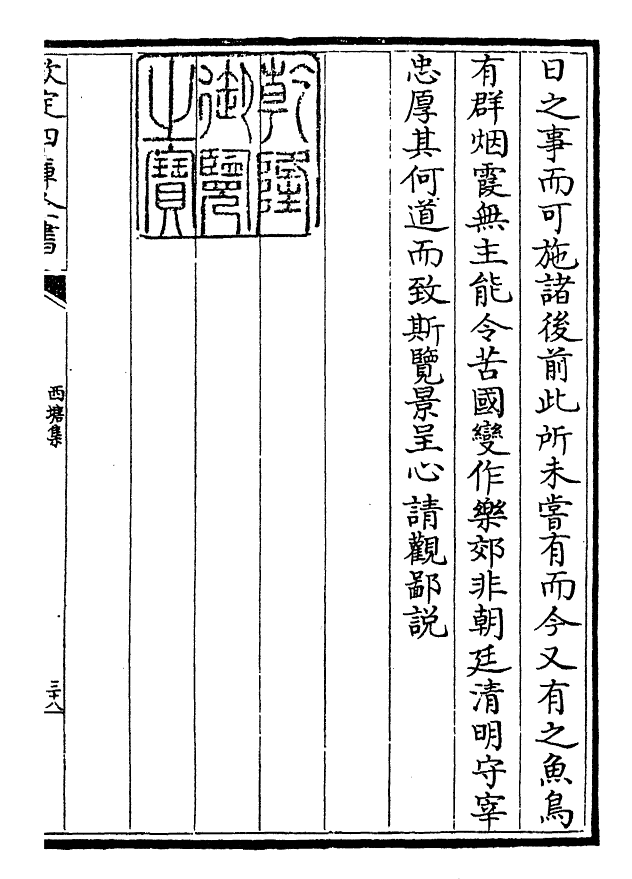
南山英之望鄉以律居星散頹圮敗壞莫或省顧荒蹊斷徑人嗟惜之元豐壬戌轉運使孫公始表其事於朝

請以律為禪而猶再易住持始得海相者初立僧堂與小茶堂小厨室三間而已相寂乃得今住持守超而後堂殿兩廊内三門等立焉先是殿室最高而極後址于山之半官廳乃在今殿宇之地又不立法堂是以室宇無序而主客莫立今太守廖公手為指畫移殿於官廳之地而以故殿址立今法堂又對僧堂為香積厨堂立而後建主僧之寢殿立而後塑諸佛之像又山與江對寺於山之半去江甚遠日遣童侍取水於江往反僕僕

而不給餠饍滌濯也乃於堂之前偏東近厨鑿其地而井之山高江浚地皆頑石人人以爲不可井也乃指其地而鑿不數丈遇石决石而泉迸出遂給寺中之用而傍及近居往來之人是井也錫杖泉之類也井甃而汲守僧又化諸有緣起兩廊及内三門以次至待賓客之舍凡三年間而南山之致完廖公之力多焉公篤於好善樂成人物之美而性嗜高爽其於南山或日至而不勸殿成公又力助立諸像則公之爲心如何哉夫事患

在於人志之不堅與夫暴亟欲速竣以厲衆而生怨或下之人頑狠不可化負固以違其上則未嘗有濟者如南山守僧之愿於其事賢太守爲之助是皆有堅固不回之志從容寖漸堂而後殿殿而後厨厨而後井井而後及兩廊三門之屬郡民無小大皆知修建崇奉以報君親之爲善而樂以有餘應超之求故能上下和而事功立外人或不知南山有剏造始而堂巍然再至而殿屹然又至而厨井門廊無非完具若神之所爲者非有

道而能是乎若夫背山面江左崖右谷晞暘舊㬈凌烟古嶂昔帝經曲後人𡶶月峯岩具存址穴尚在此則南山之勝衆目之所共見而露㡣雨蔓紛幹丹苞霜月冷光風松肅韻暫來乆泊朝往暮歸清淡紛華各有餘趣此又時物之態度其情與人合而自昔已然至于高堂曠廡人至猶歸妙法有傳鷲峯如在隼旟時至賔從翕從珠璧相連樽觴間錯清談淺酌和以雅篇下以仁民物爲心 上惟忠社稷是悅人爲如 是佛說以 明此則今



日之事而可施諸後前此所未嘗有而今又有之魚鳥有群烟霞無主能令苦國變作樂郊非朝廷清明守宰忠厚其何道而致斯覽景呈心請觀鄙說

西塘集卷三